

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

（希臘悲劇）

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

(希臘悲劇)

希臘埃斯基拉原著

楊晦轉譯

人文書店印行

目錄

埃斯基拉像

希臘悲劇家埃斯基拉……………一一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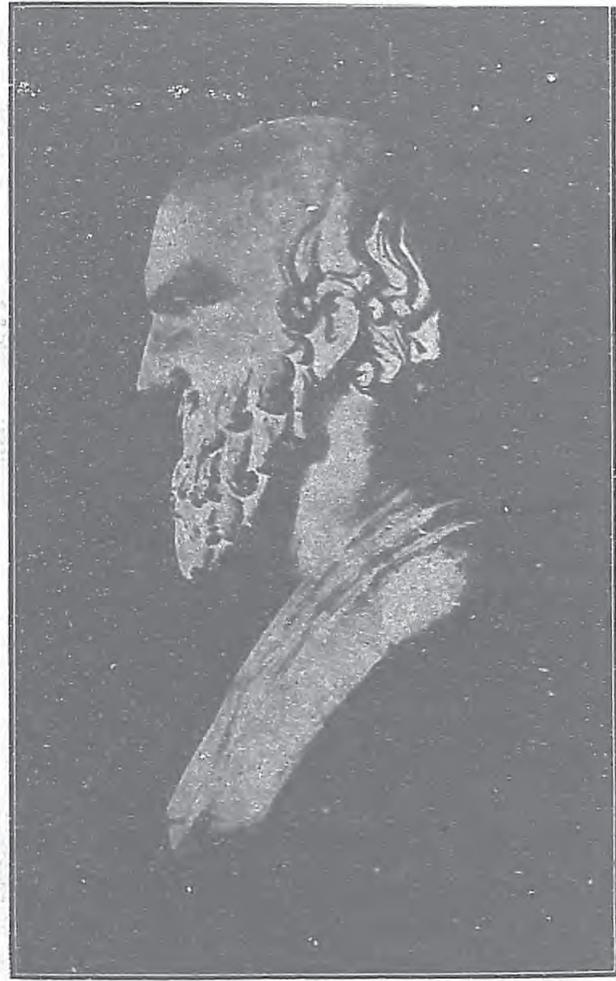
小引……………九一—二

希臘悲劇——

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一三一—八九

附錄——

普羅密修士(楊晦)……………一—三一



埃 斯 基 拉 斯

希臘悲劇家埃斯基拉



埃斯基拉 (Aeschylus) 是基督紀元前五百二十五年生的。他生在埃流西司地方，這是一個亞替卡古城，位置在靠海的一個高原上，正對着薩拉米的島嶼，塞弗司蘇河從這周圍的平原流過去，埃流西司是一個禮拜地母 (Demeter) 和她的女兒坡兒塞佛尼的聖城，就在這位女兒身上冥王取了一年四季從夏到冬的轉變的分記。從雅典到埃流西司中間有一條聖路，兩旁都是一些紀念碑，還有一座亞坡維的聖殿。一年一次地從雅典到埃流西司參與秘密祭的盛典的一個盛大的行列在那條路上通過，這是在全希臘最神聖的盛典。埃流西司的地母的古殿在埃斯基拉的時代還存在着，據一般推測他的父親歐佛里昂就作過他的祭司之一。那座聖殿在紀元前四百八十四年被波斯人給燒掉了，這正當這位詩人四十一歲的時候。這次與波斯的鬭爭把希臘的瀟灑的精力都展露出來了。文學，是人類最高生活的表現，往往地隨着那些地由以產生的精力高漲起來。

一個民族，用全幅的精神，爲牠所開拓的東西，要開拓的東西熱奮地戰鬥着，於是牠的思想昇到最高度，只有在這種高度上才能以產生出真正的詩人。像這樣的精力在各方面都形成強度的，而且隨着這種強度，勢力便造成財富；於是隨之以來的是奢侈，由於奢侈人們就被引誘得在時間的濫用上互相競爭；於是文學從最高峯一落而爲嘲諷，再不然就在她（指文學說）已經消逝的區域內嘮叨着風雅而且空洞的批評。但是埃斯基拉却生在秘密祭中間，在他所踐踏的地面上就感覺出神的存在，而且生在一個衝突的年代，這種衝突就能以把英雄的生活放在普通的希臘市民中間。在三十五歲時，埃斯基拉不僅在馬拉敦打過仗，而且博得了「最勇的勇士」的一般的稱譽。他是天生的詩人，而且是詩人生在盛世的光裏。一個很古的傳說說當埃基斯拉是一個孩子的時候狄奧尼索司（酒神）在夢裏對他顯現。這孩子在看守着一個葡萄園的時候睡着了，酒神在他的夢裏叫他寫悲劇，而且一醒轉來他的最初的許多節詩就作成功。他的以一個悲劇作家的最初的公然顯露頭角是在二十五歲，但是他却不是在他的敵手們以上的勝利者。

直到那一年，波斯人燒掉了埃流西司的地母的聖殿，埃斯基拉四十一歲時，用一部三連劇在雅典他獲得（紀元前四百七十二年）獎品的時候他是五十三歲的了，這就是那「波斯人」是第一篇的那一部三連劇。而且這就是那曾經給我們傳留下來的他的劇本中最早的作品。據說他寫有七十本劇（也有人說是九十幾種）但是給我們留下來的却只有現在這七種。

波斯戰爭在紀元前四百七十年得到一個結果，而且密太雅第的兒子，賽蒙，在雅典執了政權。在兩年後，紀元前四百六十八年頃，埃斯基拉，他那時已經以一七將攻底比斯一問世了，却在跟一位青年悲劇家，索弗克黎的競賽上失敗。不久埃斯基拉就到叙拉那王亥厄羅的王廷去了。據說他在雅典因為洩露了埃流西司的秘密祭的某種秘密，在早年他曾經加入在內的，以不敬的罪名被人告發。亥厄羅在紀元前四百六十七年逝世，埃斯基拉在九年後，六十七歲那年（紀元前四百五十八年）作成了他的三連劇，就是大家知道的 *Orestes*，在三篇悲劇裏（這常常是在競爭時所呈覽的數目）由於題

旨和意匠的一致創立一種詩的聯絡的實用，這是所僅存的一個先例。這種方法埃斯基拉是第一個採用的人。那所謂 *Oresteia* 的三篇劇就是 *Agamemnon*, *Choephorae* 和 *Eumenides*。但是他的劇本却顯示出他是一位馬拉敦的英雄與當時的雅典的政治生活並不一致。在 *Eumenides* 裏邊竟有一個極不通用的復讎女神的歌舞隊出台，而且埃斯基拉又離開雅典，在兩年後，六十九歲時（紀元前四百五十六年）在西西利的基拉逝世。據說有一次神答曾經預言埃斯基拉要因為從天上下來的打擊而死。據說這個神答由於他死的情形給應驗了。一隻鷹想要去碾碎一個龜殼曾經把牠帶起來好讓牠落在一塊石頭上面。把這位詩人的禿頭誤作一塊石頭，她就讓那個龜殼落在那上面了。斯賓塞 (*Spenser*) 把這個傳說應用在大主教格林達爾被伊利沙白的怒箭所傷上去，伊利沙白女王是鷹，那龜殼就好比是一個政治問題：

就這樣露着禿頂地閒坐，

一隻鷹在長空飛過，

以爲他的禿頭就是白聖，

於是讓她的貝殼飛落。

她以爲貝殼已經破裂，

却因此砸破了他的頭窠：

於是受這打擊的驚嚇，

他在纏綿的痛苦之中躺臥。

埃斯基拉是古希臘三個偉大悲劇家中的頭一位；時最早，力也最大，索弗克黎說他作了那所謂正當的却並不知道牠。他自己說他的劇本就像從荷馬的盛宴得來的一箸一匙。他的思想的崇高使他與以賽亞的預言的詩節成爲親族，當時在他的「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裏邊他隱示出一種「運數」在這運數面前那些老輩的神們要低頭的，

而且通到還未到來的時代的感覺上面。

從一個單獨的演員，與一隊歌舞班的歌和舞合併起來的戲劇的朗誦上，埃斯基拉首先地轉到第二個演員的使用上來，兩個演員對換着他們的假裝以對換他們的角色。這就是一個真正的戲劇的對話的最初的輸入，而且這對話當時就成功了劇本的主要部分，歌舞隊的應用於是受了限制。但是一個第二個演員却祇是替那故事同時在二人中間的對話的場面給了機會。索弗克黎最初地介紹一個第三個演員去參加在舞台上的對話，埃斯基拉後來也採用了這種改良，埃斯基拉在應用上又改良了假裝，和那故事中扮演着的人物的整個的態度，而且他教歌舞隊去作演員，用他們的姿勢和他們舞蹈的動作增加着每場的詩的效用。對於他一件首要的東西便是一個「常來往的舞臺」，假使他要在動作裡顯示詩。

我們已經從阿林帕斯的高山低落到鼠邱上來了——或者更可以說是土堆——當我們爲了巴黎舞臺上，在夜會裏偃息，優游而且燃着紙烟的流氓而丟開普羅密修士

時。但是讓亞坡羅解答這個問題罷。在一條死狗身上生蛆的就是太陽他自己，是一位神却吻着腐肉。從埃斯基拉到瑪魁儂先生這不是從靈魂的自由奔放一變而至於拋遺留下的軀體的活活地腐朽麼？奉着他們偉大的祖宗埃斯基拉的名義，讓那些戲劇家和演員們都大胆地登上高山去罷。有人一敢讓其餘的都隨上去罷。在山上的生命是比在水坑旁邊更久長的。在舞臺上就沒有一個可憐的冗員他沒有隨着一種勝利而顯著的。一日的，在這種勝利裡他也可以像埃斯基拉那樣發見他的馬拉敦，而且由於這種勝利他學習，出於在他自己裡邊的一種真正的思想，去使生命閃動罷。那在詩人的真正的意念裏點着火焰的，在那在他的藝術的祭壇上撒麟東西的虛假的供獻上熄着火焰的，生命。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亨利穆萊，載在約翰盧保克爵士所選的百種書中保特的埃斯基拉譯本前作緒言用的。作的年代是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八月。埃斯基拉更是遠在

上古的了。據說他的劇本有九十幾種之多，雖然現存的只有七種。在二千五百年前的當日竟有這條樣的成績豈不令人可驚？

至於他的價值到底有多麼偉大，這在我們，尤其是不諳希臘文的我們，的確有些難以測量，而且也無須像雨果那樣過事誇張。不過，就在英譯本中也不難接觸到幾分他的偉大的。然而「耐性」却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因為時代隔得太遠了，舉目都是生疏的人名和地名，而且他的題材的來源的希臘神話與傳說，我們又非常之隔膜。

現代劇中不乏佳作，然而一比起古代的希臘的或是伊利沙白時代的英國的來，自然不免與高山與土堆之感。「在山上的生命是比在水坑旁邊更久長的。」不要因為山太高了，就甘心在山腳下的泥坑裏打滾罷。我茫茫然地把這話奉獻給我們的戲劇家和演員們了。

十八年十一月

小
引

這是三年前的舊譯。譯的時候在天津，所根據是「世界名著」中堪培爾的英譯本，同時也還參考過 Backe 的和 Pottor 的兩種。因為這些都是韻文的，所以當時也就寫成了分行的形式。我們現在的詩的創造，雖完成自然還有一段道路，關於韻文的翻譯，似乎以忠實而多少含有詩意的散文為最適宜，次則只好但求忠實。因此，又根據 Smyth 的散文譯本改譯成下邊的這樣的形式。

希臘文是最難譯的，據說，尤其是埃斯基拉的悲劇，因為原文太雄偉了。現在這不懂希臘文的轉譯自然是不會滿意。——最高限度也不過是過渡時代的一種方便而已。所希望的是能以引起少數企讀他種譯本或是更進而作希臘文之研究，那就譯文雖劣，聊足補過了。

原劇的本身的確是够偉大的，讀起來往往會生中氣不足之感，雖然中間有時因為過長的對話或不免於厭倦；過於生疏的人事，減少驚奇的效力，却仍不難打動你的魅力從事，話再說得迂腐一些，我們這些人類的子孫對於這因為救我們而被

幽囚者的故事「至少」有知道一些梗概的必要的，無論是出於好奇，或是動於景慕。

劇中情節很簡單。普羅密修士因為救人類觸了大神宙斯的怒，被釘囚在高加索的山野了。但是他却知道一個秘密，這是關於宙斯的運命的，能以使他顛覆。而且他堅毅地忍受着一切的苦難和折磨，不肯宣布。

人物也不複雜。開場的押着羅密修士赴囚地的是力和暴力兩弟兄，跟赫費斯篤。這後者是司火的神而且精於打鐵術。接着因為釘繫普羅密修士的聲響驚動了海洋的女兒們，連鞋都沒有顧及穿好，匆忙地跑來哀憐普羅密修士的厄運的，在舞臺上就成功了所謂歌舞隊。不久，她們的父親海洋也駕着 Triton 前來，這都是跟普羅密修士同情而且勸他要在宙斯的威力之下屈服的。中間插穿的是跟普羅密修士同運命的哀阿。她是茵納卡的女兒，因為宙斯的愛而遭了宙斯的妻赫拉的忌，被變形為牝牛犢，正是受牛虹的釘蝨到處飄泊的途中。一個是因為愛，一個是因為

被愛都是作了愛的犧牲的殉道者。最後上場的的是奉了宙斯嚴命要從普羅密修士逼問他的秘密的使者赫密茲——完成悲劇的照例應有的角色。

劇中的主要情緒是悲憤 (pathos)，骨子裏是堅強的意志，放射的是智慧的靈光；造成這悲憤的是自然律一般的冷酷。襯托這悲憤的是深切的溫存——海洋的女兒們；反照這悲憤的是比這更進一步的瘋狂和比這更退一步的哀婉——哀阿。至於展示這冷酷的又是雷霆一般的力和暴力。所以，是又悲壯，又纏綿。

在開場時，釘錘的回響，雷一般的力與暴力的發威。煞尾，在狂風暴雨奔雷閃電裏的山崩地裂。中間，海洋女兒們的悽惻的哀歌，海洋老人的世路的智慧，哀阿的悲慘的運命，赫密茲的仗勢陵人；滾滾的海濤，磊磊的山石，高高的毒暴的太陽，充滿了力與崇高，豐富而又壯觀。

據說，關於這普羅密修士的故事，埃斯基拉寫成的悲劇共有三篇。表現怎樣給人類偷火的是第一篇；怎樣他歷了多年的磨難而被釋放的是第三篇。可惜都失掉

了英國的雪萊的「被釋放後的普羅密修士」就是想要補上這個遺憾的。

十八年十一月

希臘悲劇 |

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

劇中人物——

力 暴 力

赫費斯篤 (Hephaestus)

普羅密修士 (Prometheus) 隊

海洋的女兒們——歌舞隊

海洋 (Oceanus)

哀阿 (Io) 宙納卡的女兒

赫密茲 (Hermes)

背景——錫狄亞 (Scythia) 北部的山野。

時間——原始時代

（力和暴力帶着囚犯普羅密修士上；赫費斯篤隨上）

力——

我們來到最遠的地邊界了——這只有錫狄亞人足跡的，一個沒有人烟的荒僻地方，那麼，去遵守大神的命令，在那高聳着的石岸上，把這光棍在那繫着的金鋼石枷鐐裏邊釘起來罷，這是你的責任，赫費斯篤。你看，他竟把你的驕傲，就是那放光的火啊，一切藝術的源泉的，給偷出來傳授給短命鬼的人類。這就是他的罪，你知道；所以他在諸神面前勢必要受報應的，他也許就得了教訓去承受宙斯（Zeus）的統治，從此不再作人類的護法了。

赫費斯篤——

啊，力和暴力，就你們說，宙斯的神諭當然算交代完了，並沒有甚麼事情要把你們絆留住的。但是我呢——我怎麼能以鼓得起勇氣，硬把一位同族的天神，在那風吹雨打的

山峽上捆綁起來呢？然而，不管怎麼樣，我都非在這件行爲上喚起勇敢來不可；因爲要忘掉宙斯的誥誡是危險的啊。

（轉向普羅密修士）你心裏聰明的狄密司（Demiurge）的心高氣傲的兒子啊，你不是不從心麼，我也一樣地，要用非手所能鬆解的枷鎖把你釘在這塊荒涼的大石塊上，在這里能以跟你的眼界相遇的並非人類的形相或是聲音啊；但是，受太陽純光的烤晒，你却要失掉你肉體美麗的花朶的。而且每當披着燦爛星袍的夜要把他的清光給遮蓋起來時，每當太陽又要趕散清晨的白露時，你一定是歡喜的。你眼前這災難的重担永遠要使你憔悴；你知道，你的救星還未降生呢。

從你對人類的擁護上你曾經得到了這樣的報酬。你看，雖然你是天神，你在衆神的憤怒前面並不懾服，但是在那些不長壽的人類身上却超過他們應得之分地授給尊榮了。因此你要在這慘悽的石塊上站崗的，直立，不睡，不准彎腿。在這裏你要發出無數的呻吟麼，然而這都是無用的空響；你知道，宙斯的心情是冷硬的，而且凡是權力青春的意志

就堅忍啊。

力——

那麼，爲甚麼拖延時間而且浪費你的慈悲？因爲他們把你的特權盜賣給世人，一個在衆神都最憎惡的天神爲甚麼你並不痛恨呢？

赫費斯篤——

同族——而且同僚也一樣地，都是一類強有力的約束啊。

力——

這我很承認。但是要違抗大神的命令——那可是能的麼？這你不覺得更可怕麼？

赫費斯篤——

啊，你總是那樣地冷酷無情而且浸在驕橫裏邊的。

力——

唉，哀憐他又有甚麼好處？你不要自尋煩惱罷，在這上煩惱是無用的。

赫費斯篤——

神秘的手藝啊，我多麼討厭你！（指他的鍛鐵術說——譯者）

力——

爲甚麼討厭牠呢？說實話罷，就目前這些煩惱論，怎樣也怪不到你的技藝。

赫費斯篤——

然而，我却情願牠歸到別人的身上！

力——

除了作天庭的王以外，作甚麼不都一樣有牠的負擔？只有宙斯才有他的自由啊。

赫費斯篤——

就現下的情形，這我已經證明了；這我怎麼能以辯駁呢。

力——

那麼你就趕快在他身上去套上枷鎖罷，恐怕大神看見你在遲延。

赫費斯篤——

那罷，好罷！這手枷是預備好的，你可以看罷。

力——

把這些都套在他的胳膊肘上，而且用膂力跟你的鐵錘，使勁捶打；把他牢牢地釘在那些山石上罷。

赫費斯篤——

你看！這不是一點都沒有消停而並且未弄錯麼？

力——

再加些勁打，把他釘得緊緊地，一點都不要放鬆。你知道甚至就在絕地，在尋找出路
上，他都是奇怪地聰明的。

赫費斯篤——

這隻胳膊，至少，是緊到無法可緊的了。

力——

再把這隻也釘起來而且結實實地，這樣他也許可以知道，就是把他的聰明都使出
來，跟宙斯一比較他也不過是一個笨蟲罷了。

赫費斯篤——

除了他沒有誰再能以很平公地怪罪我的工作。

力——

來，用你的全力，把這金鋼石的楔子，從他的胸脯上一直打過去。

赫費斯篤——

哎呀，普羅密修士，我替你的苦痛悲慟。

力——

怎麼！又在畏縮而且爲宙斯的仇敵呻吟着麼！留神罷，恐怕這樣日子就要到來的，那
時候你要替你自己哀慟不暇呢。

赫費斯篤——

你所見的是一幅用眼去看的悲慘的景象啊。

力——

我看見的是此公在受着他的報應。來，再把這條帶子穿在他的肋條上。

赫費斯篤——

我自然要這樣作的；替我留留你的用不着的號令罷。

力——

告訴你說，我要號令你的——豈祇號令而已麼？我還要威迫你呢。蹲下去，而且用勁地把他的小腳箍住。

赫費斯篤——

看哪！這不是完了麼？這並不算是怎樣遲慢。

力——

來，用你的全力把這痛不堪言的枷鎖再錘一錘；你知道我們的裁判人是嚴苛的呢。

赫費斯篤——

你舌頭的鼓動是比你的尊容還要兇惡麼？

力——

假使願意，就婆婆你的，但是却用不着你來責備我的頑劣成性和心情殘忍。

赫費斯篤——

讓我們走罷，他的手脚都已經封好了。

——下

力——

好了，你隨便驕橫罷，再來從神們身上搶奪他們的尊榮去給那些朝生暮死的人類罷。那些短命的人們能以給你把這個——你的災難的担子減輕麼？神們把你叫作普羅

密修士算白叫了，因為你自己就需要有人替你預先打算一下——怎樣才能把你從這裏救出來。

——力和暴力下

普羅密修士——

你晴朗的天空，你颯颯的長風，你滾滾的江河和在海洋中狂笑的波濤啊，你萬物之母的地，照臨一切的太陽啊，你聽見我在向你呼喊麼？看哪，我一個天神竟受天神們惡待。看哪，有多麼恥辱地我受着嚴刑的處分，而且要經過無數的歲月跟苦難戰鬥。這就是那天國諸聖的新領袖對我作就的污辱的囚禁。啊啊！這眼前的慘苦和將來的慘苦我怎能不為之唉喟連聲呢，就不知在那里那從這些苦難裏前定地把我解救出來的才有他的黎明。

然而，我還有甚麼可說呢？凡是一切就要到來的我不都早就知道的很詳細麼？就不會有甚麼苦惱的事情「出於意外地」降到我的身上。我的既定的命運我必定要能怎

樣就怎樣隨隨便便地擔當起來，因為知道前定的運命是不容抗拒的。不過關於我現下的遭遇無論伸訴或是無言這都超過我的權力以外了。因為這是由於我把神聖的禮物授給凡人這使我勢必受苦的重擔才放在我的肩上。我把火的隱秘的根源找出來而且貯藏在葦管裏邊，這火早經證明是在各種藝術中的一位導師，是到偉大的結果的一種藉助。就因為這樣的罪過我付出這樣的代價，在這露天之下我被釘在枷鎖裏邊了。

啊！這是甚麼？飄送到我身邊來的這是甚麼動靜，甚麼香味？啊！這是來自天上，是來自人間還是在於其間的呢？有甚麼人來到這崎嶇的世界的邊界察看我的慘狀麼——不然怎會來到這里？你看我罷，一個倒運的天神，就因為我對人類的太偉大的愛，竟成了宙斯的仇敵，凡是來往於宙斯的朝廷的也就都對我懷起仇恨來了。

啊！這是甚麼？在就近我又聽見的這窸窣着的波動會是甚麼呢？天空的飛鳥麼？這空氣隨着翎毛的輕柔飄動胡胡作聲了。不論甚麼來到就近給我載來的都是吃驚呢。

（海洋的女兒們——即歌舞隊——在一乘飛車上上場。）

歌舞隊——

不要怕呀！因為在對你的愛裡，賴死賴活的博得了我們爸爸允許，我們這一羣才在飛車裏爭先恐後地來到這座山崗。飛馳着的清風把我背負起來；因為鐵的叮噠的響應直鑽進我們巖洞最深的部分，把我的安詳貞靜的羞怯都在驚惶中給嚇跑了；而且我匆匆忙忙地就起了身，坐在飛車裡都沒有穿鞋呢。

普羅密修士——

唉呀！唉呀！原來是結子滿枝的狄第史（Teles）和那用他永不消停的潮流環繞住全地面的他的女兒麼，你們的父親海洋的孩兒們啊，往前來，你看看我罷，被甚麼枷鎖捆綁了，就在峽谷的岸頭，我是作着無可稱羨的守衛。

註：Oceanus 是一條河名。古希臘以為「地」是扁平的圓狀物，那環繞在他的四周的那條河就叫作 Oceanus。在希臘神話裏也就成功了這條河的神的名。是應該譯音的，為方便計，譯作海洋。

歌舞隊——

我看呢，普羅密修士；而且當我在這座石岸上，看見了你的形體，在這些金鋼石的枷鎖裏，羞辱憔悴着時，在我爲你的驚訝裏，一陣充滿了眼淚的濕霧散布在我的眼睛上了。你看那些新權貴都在天上作威作福，宙斯也用新式的律條使用着獨斷的權柄呢；那凡是先朝元老的他現在都給掃蕩去了。

普羅密修士——

我情願他把我投在地下啊！是的，就是投在地府的底下，在那超不過的塔台魯斯（Tartarus）裏邊，而且就是把我毫不留情地在非手所能鬆解的枷鎖裡囚繫起來都行，這樣，無論天神或是別的甚麼就不會眼睜睜地看着我的這種苦惱了。但是，現在呢，却成了風的玩物，我的災禍麼，我忍受痛苦的時候正是我的仇敵跳腳的日子呢。

註：Hades是管領地府的神，跟宙斯是弟兄行，都是天與地的兒子。他所管領的

地方於是也稱作 Hades。至於塔台魯斯是地府下邊的深淵，許多泰坦（

Tians) 就被囚在那里。

歌舞隊——

那位天神心情會那樣的冷硬呢，竟把你的災禍當作歡躍的原因？誰能不跟你一樣地感覺到你的這種災難的痛苦呢——除非祇有宙斯？但是他却把他的靈魂頑強地放在仇恨裡，而且把從歐蘭納斯(Uranus)出來的種族保持在臣服的狀態下了；他就不會有個結束的，除非等到他已經使他的靈魂滿足了，或是由於甚麼詭計，有人奪取了他的莫敢離何的帝國。

普羅密修士——

是的，像這樣的一天是要來到的，到那時候，雖然我是這樣地在這些動移不得的桎梏裏邊受着折磨，這位天國的王子却一定需要我把這新的計謀和那要把他的王權和他的尊嚴剝奪去的是誰給洩露出來。用勸誘的甜密的魔法他是不會把我制服的；而且也絕不會在他的使人膽戰心驚的恐嚇面前，我就低着頭吐露出這個秘密，除非等到他

把我的這殘酷的枷鎖鬆放下來而且願欲替這次的暴行付出滿意的代價。

歌舞隊——

你真勇敢啊，就是現在你這樣地慘苦都絲毫沒有降低呢，而且把放縱交給你舌頭的未免太多了。但是我的靈魂却被敏銳的恐懼苦惱着，關於你的運命我是在戰兢裡邊驚訝着——要把你運命的桅船駛到甚麼樣的避難港內才會看見你這悲哀航路的結果呢。因為克羅諾斯的兒子的心路是塞住的了，他的心情冷硬拒絕顛請啊。

普羅密修士——

我知道宙斯是怎樣的嚴苛而且正義就操在他的手裏；但是却總有一天他要心平氣和的，等到在那種情形下他被壓倒以後。於是，他的固執的憤怒要平靜下來，他終於要跟我和好而且親睦，我自然也就同樣熱誠地去歡迎他的。

歌舞隊——

把這故事的全部都公開給我們罷，請你說個明白，在甚麼罪狀上宙斯才把你拘捕

起來，於是又給你加上像這樣地羞辱和慘苦的暴虐呢。請你告訴我們說罷，除非，真地，這一說就對你有甚麼傷害。

普羅密修士——

說出這故事在我這是痛苦，就是保守沈默也是痛苦——我的情形不論怎樣都是不幸的啊。

最初當許多天神都動起憤怒，在他們中間鬧起衝突來時，有的存心想要把克羅諾斯從他的王位推倒，那麼宙斯就可以爲王了；有的却以恰相反的目標熱憤着，這樣宙斯也許永遠不會在諸神上握得統治權的——當時的情形是，我，雖然善言相勸，要想說服天與地的這些女兒泰坦們是不能的；但是他們却輕視着智謀，以爲憑着他們的膂力就可以強迫而且毫不費力地得到勝利。我時常聽到我的母親給我預言那條大路，你們知道我的母親是誰麼？她就是狄密司或是臧作地的，她一體却有許多名稱呢。她指示我將來是注定要在那條路上實現——那些應該佔上風的，他們所以被前定了要勝利的並

不是藉助粗魯的膂力也並不由於強暴，却藉助計策。就因為那種關係我才把這話據情地對他們敘述，他們甚至於對於我的誥誡連一星的注意都不肯賜給。所以，在當時，擺在我面前的最正當的道路好像就是，我應該，連合着我的母親跟我，在宙斯那方面，加入作一個受歡迎的投効者；而且也就因為我的策略那深陷而又陰森的塔台魯斯才收藏起老克羅諾斯和他的黨徒。這天上的暴主從我身上得到的是像這樣的利益，他却拿像這樣的污辱的還報當作我的酬勞了，因為在朋友身上沒有信賴，這簡直是與暴君專制以俱來的一種病症啊。

然而，關於你問的他因為甚麼原故才陵虐我的話，現在我却要說個明白。

當他一登了他父親的寶座，他於是馬上就對於諸神都授給他們種種的特權而且把他們應得的威勢也都封給他們了。但是關於那些可憐的人類他却並未加以注意，而且反要把這全種類都毀滅了，另外再創造一種新的，作他們的替代。對於這種蓄意除了我以外就沒有敢於反抗的——你知道，只是我才有這樣的勇氣啊；我救了人類，這樣他

們才並未淪落到死的宅內，完全地毀滅了。所以我就被這樣的苦刑所壓伏了，忍受起來痛苦，看起來，悽慘。我在我的憐憫裏把最高的地位交給人類了，我反被斷定沒有替我自己博得這種憐憫的價值，但是却這樣殘酷的受了懲罰，一幅使宙斯的名譽蒙羞的景象啊。

歌舞隊——

對於你的慘狀並不感覺哀憐的，啊，普羅密修士，他一定是鐵打的心腸而且就像石頭那樣地硬罷。就我來說，我情願不看見這種情形呢；現在我却親見了，我心裏好不痛啊。

普羅密修士——

是啊，在朋友們看起來我真是一幅悽慘的畫圖。

歌舞隊——

你在就這種以外或者並未犯過甚麼別的罪過麼？

普羅密修士——

是啊，我使人類不再看清他們的劫數。

歌舞隊——

你爲這種苦惱找到的是那種救濟法呢？

普羅密修士——

我叫盲目的希望去住在他們的懷裏了。

歌舞隊——

你賜給人類的這真是一種絕大的恩惠呢。

普羅密修士——

此外，把火交給他們的也是我。

歌舞隊——

甚麼！那些朝生暮死的東西們居然有耀眼的火了麼？

普羅密修士——

是啊，而且從這上他們要學會很多的技藝呢。

歌舞隊——

那麼這是在像這樣的一種罪狀上宙斯才——

普羅密修士——

才陵虐我而且絕對不肯讓我從痛苦上得到一會休息。

歌舞隊——

關於你的處罰就沒給你定一個限期麼？

普羅密修士——

沒有，除非到了在他認為似乎很合適的時候。

歌舞隊——

但是這要怎樣才會合適呢？有甚麼希望麼？你不知道你已經犯罪了麼？然而，就我說，用你怎樣犯罪作談話材料是不高興的，同時，你呢，又是痛苦的。讓我們暫且丟開這個題

目罷；而且你要從你的刑罰上想法解救下來才是呢。

普羅密修士——

站在高岸上的，來勸告而且警戒那陷在苦難裏邊的，這是很容易的啊。這在當時我自己都知道的。你說我犯罪了麼，這我並不能否認，但是却出於我的本願，是的，出於我的本願呢，在教人類裏邊我替我自己找着苦受了；然而我並未想到要像這樣地受處罰——在懸在半空的石岸上消磨下去啊，這個荒涼而且黯澹的巉岩就作了我的分業。現在，我請求你，不要再爲我目前的災禍傷嘆了；落在地面上來，聽我講我就要到來的境況，你就可以從頭至尾地說給她們聽了。下來罷，我請求你呢；啊下來罷。分擔一點那正陷在劇烈的悲痛裏邊的他的苦惱罷。說句真話，悲哀很公平地在外面飄泊，輪流地落在各個人的身上呢。

歌舞隊——

你這個哀求碰到的並不是不從心的耳朵啊，普羅密修士。你看，用輕便的脚步我就

寧離開我的神速的座位和純潔的空氣，就是那飛鳥的路途啊，而且迫近這崎嶇的地面上來了；因為我是很歡喜來聽你的苦難故事的全部的呢。

（海洋在一匹有翅膀的馬上上場。）

海洋——

普羅密修士，在我到你這里來的道路上一段遼遠的旅途的目的地我算是來到了，領導着這隻快翼的飛鳥的却由於我的意念，並無銜勒，因為你的惡運，你總可以知道，我很感覺同情。據我想，我所以這樣的是受了同族關係的限制；而且，離開血統不論，就沒有誰我要比對於你付出更大的尊敬。這種情形你應該很簡單直捷地知道的，而且在我就不會吐出甚麼討好的空話來；來罷，告訴我——我能給你甚麼幫助麼？你知道，你絕對不要說你會有一個比海洋更忠誠的朋友了。

普羅密修士——

哈！在這里我們有甚麼呢？就這樣那麼你也來瞪着眼睛看我的受苦麼？你怎麼提得

起勇氣，丟開那担着你的名義的水流和那你親手造成以岩石爲頂的洞府，來到這叫作鐵的母親的這個地方呢？你是來察看我的情狀，要把你的憂愁跟我的悲痛結合在一起麼？請你看一看這幅景象罷——我就在這裏呢，這宙斯的朋友，曾經幫助他建立他的統治權的，我是被他用甚樣的慘痛壓伏了啊！

海洋——

我看呢，普羅密修士；而且更歡喜好好地勸勸你，因爲不論甚麼你都很精明的。要練習自知，要把你自己跟新的局面適應啊；你知道，就是新進的，在天神裏不也一樣地是統治者麼？但是你若是像這樣苛刻而且像那樣鋒利地投射你的言語，恐怕宙斯會聽見你的，雖然高在天上，寶座又那樣地遠啊，於是你當前的無數悲哀就都要好像只是孩子的頑皮了。你慘苦的遭難者啊，把你憤怒的心情放在一旁，從這些愁苦裏想法去找些解救罷。這種勸告在你看起來恐怕好像是一種陳腐的舊套罷；但是就像你的這種情形，普羅密修士，這只是過於矜誇的言語的報酬啊。但是你仍然沒有學會謙遜，在不幸面前也不

肯低頭，却反而甘心在於目前的積蓄上增加着別的災禍。所以，你要拿我當作一個師長來看，不要螳臂當車罷，要知道現在握着權柄的是一位苛酷的統治者，他是對於甚麼都不負責的。我馬上就起程，想法看或者我也許能從這些苦難裡把你解救下來。你却要保持你的平和，不要任着你言語的高潮怒漲罷。或者，你雖然有着優越的智慧，却不很十分知道懲罰是加在一個剛愎舌頭上的麼？

普羅密修士——

在我的這些糾紛裏，你雖然敢於像那樣地始終分担，却得免株連了，我真羨慕你啊。現在已經都算過去了，讓這不要再牽累你罷。不論你想怎樣作，你都不能打動他的；你想，他是容易打動的麼？小心罷，恐怕由於你的使命你要給你自己招來禍害呢。

海洋——

說句真話，比起對你自己來，你是更會勸告別人的。我這話是事實，不是傳聞啊。但是他若是存心要去，就不要阻攔他罷。你知道我相信，是啊，我相信宙斯會把這種光榮賞給

我的，使你從罪苦裡得到自由。

普羅密修士——

直到現在我很感謝你的，就到將來也永遠不會不感謝你；因為在熱誠上你甚麼都不缺短啊。但是不要自找煩惱罷；你知道，你的煩惱是白費的，就算你是歡喜去找煩惱，對於我都一點好處沒有。不保持你自己的安寧，使你自已免遭禍害罷。你知道，假使我是在苦境裏的，所以我就不應該想教苦惱成爲全宇宙的共同運命。不當然不啊！你知道，我的兄弟亞特拉司（Atlas）的遭遇就很使我苦惱了，他在西方站着，把天地的柱角擔在他的肩上，在他的胳膊把握起來不是一件容易的擔負。眼看着那大地所生的西西利的住戶被暴虐壓服的情形，也很動人憐憫的，就是那有破壞性的百頭怪，暴躁的臺封（Typhon）。

他抗拒所有的天神，用可怕的嘴嘶吐出恐怖來，同時從他的眼睛閃出了一種兇惡的光芒，好像他就要猛攻宙斯的統治權一樣。但是宙斯的永不合眼的霹靂，隨着火燄噴吐的勢不可當的電劍，却都來在了他的身上，這把他，從他的洶洶的盛怒上，直打落到

戰懼裏邊；因為，膽戰心寒地，他被燒成灰燼了，他的筋力都被電擊得從他身上消亡了啊。現在呢，他一個無助的，伸手登腿的殘軀，緊靠海峽躺臥着，被壓在埃特納（Aetna）的山脚下了；同時在這山的極頂，赫費斯篤坐在那里而且錘打着溶解的生礦呢。從那里總有一天要迸裂出火的河流來的。用兇惡的大嘴吞沒着西西利的平地，產美果的地方啊——臺封，雖然被宙斯的煌煌的電火燒成焦炭了，却要噴出像這樣沸騰着的憤怒，跟恐怖的猛烈的噴射，噴煙吐火的波濤。

但是你並不是毫無經驗，沒有由我來得到教訓的必要。先救你自己罷，照你最清楚的那樣辦去；同時我却要把我眼前的惡運徹底地享受下去，直到宙斯的心裏把憤怒的高潮落下的時候為止。

海洋——

那麼普羅密修士，你不知道言語是心情暴亂時的好醫生麼？

普羅密修士——

如果你湊巧地使靈魂平和了，並不用強暴來壓抑他高漲的憤怒。

海洋——

當熱誠跟勇敢聯在一起時，你看出甚麼潛伏着的惡意來麼？請你給我解決一下。

普羅密修士——

徒勞和活躍和簡單的頭腦。

海洋——

就讓我在這方面算作精神錯亂罷，你知道，當真正的賢明却被當作一個傻子的時候，這最佔便宜呢。

普羅密修士——

這種短處要被看作是我自己的呢。

海洋——

你的言語的本意明明白白地要我回家去的。

普羅密修士——

因為知道，怕你的關懷我，替你博得仇恨啊。

海洋——

跟那新坐上他的全能的寶座的他麼？

普羅密修士——

小心罷，他的心情要對你怒惱起來的時候恐怕就要到來的。

海洋——

普羅密修士，你的現狀是我的前事之師啊。

普羅密修士——

去你的，趕快罷，把你眼前的意思保持下去罷！

海洋——

你的催促撞對我的熱誠了；你看我的帶翅膀的四足獸用他的翅膀煽動着平穩的

空氣的道路呢；而且真地把他的膝蓋休息在家中的廐舍裏他當然很歡喜啊。

（海洋下）

歌釋隊——

因爲你的不幸的運命，普羅密修士，我很替你哀慟呢。從我的眼睛流瀉着一種賽跑着的淚潮，我的溫柔的面頰都隨着牠們用濕流濕漉漉的了。因爲宙斯啊，竟用自定的律條保持着像這樣可怕的權勢，對於先朝的元老們都擺出一種高傲的神氣。

全地面都在悲歎裏放聲慟哭了；……都哀哭你久受尊崇的勳勞的榮光呢，就是那頑勳勞啊，那是你的和你的弟兄們的；而且凡是在神聖的亞細亞境內作爲他們居住地方的人們都分擔你的最悲苦的慘痛呢；

還有那些在戰場上無畏的處女們，就是在噶爾契斯(Colchis)地方的那些居民啊，

也都一樣地；而且那錫狄亞的民衆啊，也爲你傷心呢，他們沿着梅阿替斯（Maecis）的湖邊借住了那地面上最偏僻的區域；

至於那在腕力上的亞刺伯的花呢，他們盤據緊靠高加索的嵯峨的城砦，在鋒利的長槍的混戰當中怒吼的一隊敵愾的隊伍啊，也都爲你哀哭。

（這以前在愁苦裏邊的就看見過另外一位泰坦天神啊，無可奈何地任着苦難踐踏——就是在筋強骨壯上傑出的亞特拉司啊，在他的背上他高擎穹蒼的時候也就是他唉啞連聲的時候呢。）

在牠們落下的時候，海的波濤啊發出一種哭聲，深淵啊長嘆，地府的無底的深坑啊在響應地轟隆，還有那滔滔着的江河的清流啊也都哀悼的慘悽悽的悲痛呢。

普羅密修士——

然而，我隱忍啊不要以為這是驕傲也並不是任性。是酸痛的思想吞噬着我的心呢，在我看着我自己受了像這樣地虐待的時候啊。可是除了我又誰在這些暴發戶的天神們身上確定地派給了他們的特權呢？但是關於這話我不要再說了；罷因為在你們知道的以外我的故事就不會告訴你們些甚麼了。但是却要傾聽一下那些圍困人類的災難罷——就是他們以前是怎樣地混沌，以後我又怎樣使他們有了感覺和怎樣賦給他們理性的情形。我更不想去指摘人類的短處，却只是敘述一下那喚起我的福賜的友愛的情懷罷了。

單說，他們雖然有眼睛去看，却看不出所以然；他們有耳朵，却聽不懂；但是，却很像夢裏的形像，他們一輩子都在忙亂中，莫名其妙地作着各樣的事情。他們既然沒有用磚瓦蓋造房屋的知識也不知道怎樣向陽，更不懂得使用木料了；却在不見陽光的洞穴裏邊，就像穴居的螞蟻一般住在地的下面。他們並沒有在那上他們能以憑藉的關於或是冬

天或是雜花繽紛的春天或是果實纍纍的夏天的標誌，但是在各樣事情上他們都只是毫無判別地作下去的，直到我把辨別星辰的上昇和牠們的下落的事都教給他們的時侯。

是啊，而且學術中最主要的，「數目」我也替他們發明了，還有字母的聯綴呢，這文藝女神的各種藝術的富有創造性的母親啊，因此樣樣東西就都保持在記憶中了，首先把野性的牲畜弄到軛底下來承受套包和馱鞍的也是我啊，這樣牠們就可以替換人担牠們最沉重的負載了；而且我把馬給駕在車上，使牠們聽命韁勒的約束，好作一種富有和闊綽的裝點，至於那設法教水手的亞麻翅膀（指帆篷說——譯者）的輕車在海上遨遊的，這也就是我另外並沒有別人啊。

我真是悲慘啊——像這些都是我替人類籌畫的發明呢，然而我自己却沒有用以解除我眼前的苦難的機巧。

歌舞隊——

你已經受過苦楚和屈辱了。你是被棄於你的機智而且是走入迷途了；就像是一位

新出手的醫師，臥病了，你亂了心神，對於你自己的病痛却找不出醫治的方法。

普羅密修士——

只要往下再聽你就會對於我給發明的各種術藝和方法更加驚異了。你聽罷：起初，人一臥病，是一點辦法沒有的——沒有治療的食品，沒有膏藥沒有甚麼藥水一類的東西——但是却因為缺乏醫藥術而憔悴憂傷起來，直到我把怎樣去配合帶撫慰性的藥方指示給他們為止，現在他們就用這避免一切病痛。我給指點出種種的方法，藉這他們可以測知未來而且在許多的夢裏邊我首先給分別出來那些個是被注定要應驗的；還有那些閃避着解釋的聲音和那些從路途上得來的標誌我也都給他們弄明白了。那帶鈎爪雀鳥的飛行啊我都給辨別得清清楚楚地——那種在性質上是吉兆，那種是凶徵——牠們生活的各種情狀，牠們的相仇和相愛，和牠們的相配合；牠們心臟的平滑，和那苦胆一定要有甚麼顏色好去討神們的歡喜，和肝葉的斑點的調稱；而且那大腿骨，裹在脂肪裏邊，和長脊梁我都給燒焦了，我於是就傳授給人類了一種秘術。我也驅除了

他們的幻象，使他們從以前都很朦朧的火焰上，去辨認記號。當時牽涉到這些術藝的有這樣多啊，就像銅，鐵，銀，和金等這些埋藏在地下的人們的貨利罷，在我以前，誰曾經想要發見過牠們麼？一個都沒有，我知道得很清楚的，除非他情願去很無聊地亂談。在一句簡單的話的範圍內你聽這全部事實的總計罷——人類所有的每種術藝都是從普羅蜜修士的身上得來的啊。

歌舞隊——

那麼，就不要超過應得的分量去恩典世人，却不知道關心你自己的愁苦罷；因為我，是很希望——你一定還要從這些枷鎖解放出來而且有不亞於宙斯的權力啊。

普羅密修士——

「運命」給注定來結束這件公案的並不就像這樣完成啊，還不到時候呢。要到我被無限的苦惱和慘痛所壓服的時候，只有像這樣才是我逃脫我的繯綫的日子的。技術比起「定數」來真是弱得多呢。

歌舞隊——

那麼誰是「定數」的掌舵者呢？

普羅密修士——

就是那三位運命女神和念念不忘的復讐女神啊。

歌舞隊——

宙斯的權力比她們所有的都小，這是能以的麼？

普羅密修士——

是的，就這上說，至少，他也不能逃避所謂注定的運命呢。

歌舞隊——

甚麼，除了保持永久的威權還有甚麼是給宙斯注定的呢？

普羅密修士——

這你還不到知道的時候的；不要往下追問罷。

歌舞隊——

你在神秘裏裹藏起來的，這一定是些莊嚴的秘密呢。

普羅密修士——

你想想甚麼別的題目罷，因為不論怎麼說這都不是來談論這個的時機。無論冒多大的危險，這都一定要保守秘密的；你知道就由於對祖的善加守護我才是躲得開我的污辱的枷鎖和陵虐的呢。

歌舞隊——

萬事的施授者宙斯啊，恐怕就永遠不會把他的權力放在跟我意志的衝突裏邊，我也就不會遲遲地來在諸神的近前，隨着獻祭的犍牛，在我父親海洋的岸上；而且我也就不會在言語上犯罪；但是這個定則却會在我的心裏保持下去，永遠不會消逝。

全部的生活都在可靠的希望裏渡過去這真是甜美的啊，在歡宴裏邊這心在飼着

肥甘呢。但是當我看見你被無限的苦惱所絞榨的情形時，我打戰了。因為你對於宙斯並不恐懼啊，普羅密修士，但是却任性地過於看重世人。

你看，朋友，你的恩典是怎樣地無用啊。你說罷，在那朝生暮死的動物身上有你的甚麼救護麼，而且在那里呢？有甚麼幫助麼？你沒有看見那無助的病形麼？比一個夢並不強多少的，人們的昏濛時代就被桎梏在這裏邊了。世人的計謀從來就不該冒犯宙斯的安排啊。

這就是從看着這種命運上，普羅密修士，我得來的這種教訓，這就是那曾經使你身敗名裂的命運呢。這歌調上的不同却暗中到我的心裏來了——就是這次的歌調和那次的啊，那次，關於你新婚的床和浴室，我唱起來為你的婚禮增光的，那時候你已經用綵禮求過愛而且贏得我的姐姐赫西阿尼（Hesione）作你的結髮妻了。

（哀阿上）

哀阿——

這是甚麼地方啊？是那種的人民呢？我看着在岸石的縲紮裏，曝露給風雨的，我要用甚麼名字去稱呼他呢？你犯了甚麼罪啊，你却竟受罰地被定了毀滅的處分？請你告訴我，在我的困苦顛連裏，我已經墮泊到地上的那一部分了呢？哦，哦！一隻牛虻，牠生在亞格（Arctus）的鬼魂啊，又在我的慘狀裏釘螫我了。地啊，你把他弄開罷！我是怕呀。當我看着那千眼的牧人的時候，他隨着放在我身上的機靈的注視向前游行呢；就是死了，大地都不把他收斂，却從冥府放他出來追蹤我，我是孤苦無告的啊，而且沿着海岸的沙石，把我趕的餓腸輓輓的了。

那聲音清亮的蠟製的牧笛啊，又伴着一種催眠的曲調悠揚起來了，啊呀！啊呀！在我漫然飄泊的長途上，我要被載到那里去呢？在甚麼上，克羅諾斯的兒子啊，在甚麼上你捉

住我的罪過了，你竟在這樣悽慘的束縛下把我困起來——唉！竟把一個可憐的少女用那尾隨着的牛虻的恐嚇像這樣地逼得發狂呢？用火把我燒掉，或是把我埋在地下，或是把我交給海中的怪物去吞沒了罷；主啊，我哀求的這種恩典不要吝惜罷。我的漫然的長途飄泊所給我的教訓已經很够了，我並不能看出要怎樣去逃避我的苦難的。你聽見這頭上有角的處女的聲音了麼？

註：哀阿是因爲宙斯的愛而作了犧牲的。下邊的對話裏就有詳述這經過的一段。據說，當宙斯剛一跟哀阿會面就被他的妻赫拉覺察出來。於是宙斯爲的遮掩赫拉的耳目，把哀阿變作了母牛犢。但是赫拉却要求把這牛犢作爲禮物贈給她，宙斯無法，只好答應了。於是赫拉便把她交給千眼怪亞格斯一步不放鬆地看守着，他白天叫她吃草，晚上用繩繫上她的頸子。

宙斯後來因爲不忍哀阿的受苦才打發赫密茲（就是本劇中在下文要上場的那位）去殺亞格斯。然而亞格斯雖然受了赫密茲的牧笛的催眠因而被殺，但是哀阿

的災難却並未完全解除。赫拉馬上又派遣了一隻牛虻去釘螫她。她於是就上了鷹泊的長途。不過在埃斯基拉的這本劇內却只是頭上有角而已，在更古一點的瓶繪上的哀阿大概都是純粹牛形的。後來恐怕是受了埃斯基拉的影響，才用頭上的兩隻角代表了她的牛的變形。

普羅密修士——

我怎麼能聽不見茵納卡的女兒，這被牛虻釘得發瘋的少女呢？這就是她啊，用熱情激動了宙斯的心情，現在却由於赫拉（Hera）的憎恨，用無窮的飄泊強迫地作了懲罰。

哀阿——

你怎麼能以道出我父親的名姓來呢？你竟這樣正直地跟這悲慘的少女接談了，而且把那用牠的使人發狂的刺激蹂躪我，釘螫我的自天而降的災難給指出名來了，不幸的苦命人兒，你是誰啊，告訴我這倒楣的少女罷。唉喲！

赫拉仇恨思想的犧牲品啊，受着惱人飢渴的驅逼，我在瘋狂的跳躍裡到來了。在倒

靈的伴侶中有誰——唉喲——像我這樣受苦麼？在我的運命裏還要去忍受的那是甚麼災禍呢？關於我的遭罪有甚麼補救或是甚麼治療的方法麼？請你給我弄個明白罷。如果你有這種知識，就請你給揭示出來罷。說啊，把牠對這無辜的，飄泊着的處女宣布出來罷。

普羅密修士——

所有你高興知道的，我都要明明白白地告訴你，說並不是巧弄着的隱謎，却在簡單的言語裡，就像是對於朋友們去開口一樣。看罷，在你眼前的，我就是普羅密修士啊，把火賜給人類的。

哀阿——

哦，你麼，你已經出頭作一個人類共同的恩主了，悲慘的普羅密修士啊，因為甚麼理由你却像這樣地受罪呢？

普羅密修士——

我恰好剛剛地才悲悼過我自己的災禍了。

哀阿——

那麼你就不肯把這種恩賞惠賜給我麼？

普羅密修士——

說罷，你希冀的這是甚麼恩惠呢？你知道從我這里你甚麼都能得到的。

哀阿——

告訴我，把你緊緊地在這峽谷裏囚禁了的那是誰呢？

普羅密修士——

宙斯——他的主意，赫費斯篤——他的手腕。

哀阿——

因為甚麼樣的罪過啊，你受了這種懲罰？

普羅密修士——

我叫你知道的那麼多這就很够了，不要再問罷。

哀阿——

若不然，另外把我飄泊的結局指點出來罷——還有替悲慘的我定下的時間的限
制。

普羅密修士——

關於這上的愚昧，就你說，是較比知道要好得多呢。

哀阿——

我請求你啊，凡是我注定要受的罪苦不要從我隱瞞起來罷。

普羅密修士——

不是，這並不是我不願意把這種恩惠許給你的啊？

哀阿——

那麼爲甚麼你却拒絕把這都告訴給我呢？

普羅密修士——

我並沒有甚麼不願意的；但是我却怕揉碎你的心啊。

哀阿——

不要比我自己所願望的對我更仁慈罷。

普羅密修士——

你既然願意這樣，我自然要說的。那麼你就聽我說罷。

歌舞隊——

不，還不要。也叫我們得到一份的滿足罷。讓我們先問一問她的苦惱的故事而且她用她自己的唇舌重述一遍那把慘痛的災禍帶在她身上來的事件罷。然後讓她關於還未到來的辛苦旅行再聽受你的指示。

普羅密修士——

這就你說，哀阿，是要把這個面子賞給她們的——而且別的儘可以不管罷，她們却

是你父親的姊妹啊。你知道當一個人喜歡從聽者那里博得一種眼淚的贈品這時候，去沉在哀哭裏，沉在爲惡運的悲悼裏，這是很值得的呢。

哀阿——

我不知道要怎樣我才能以拒絕你們，所有你們要更進一步地知道的，你們都會在真切的話裏聽到的。然而關於這種自天降的災難的風雨，我的形體的毀傷，和使這突然落在我身上的由來，我真悽慘啊，就在訴說上我都羞愧難當呢。

因爲夜間的幻象，時時在我的處女的閨房出沒着的，變方法地用挑逗的言語來盡惑我，說：『有大福分的姑娘啊，要得到跟最高的的結婚這都是你的權力內的事，這時候爲甚麼在你的處女狀態裏遲留得這樣長久呢？宙斯被你用熱情的標槍給激動了，是滿懷熱望的要跟你在愛情裡結合起來。我的孩子，你不要把宙斯的床踢翻，但是你却要動身到勃納（T. B. N.）牧場深處的草原上，要到你父親的羊羣和他的牛羣在那里吃草的地方去，這樣宙斯的眼睛就可以從牠的熱望上得到安息了。

我，苦惱不堪地，一晚上跟着一晚上地，被像這樣的夢糾纏起來，直到最後我得到勇敢去把那魔困我的這些夢對我父親說了的時候。他於是打發許多使者到派陀（Pytho）和多多納（Dodona）地方去，他的能以邀得諸神的歡心的行爲或是言語，這樣，他也許就會發見了。但是他們帶回來的却都是隱謎的，模糊的，字義不明瞭的神託的報告。然而最後茵納卡才得到一個明確的宣示，清清楚楚地囑託而且命令着他——他勢必要從家園和故鄉把我驅逐出來，自由在地到地的最遠的邊界去漫游去；而且他若是不願意，就從宙斯那里放出一種兇猛的雷電，把他的全族要完全地給毀滅了。

對於羅克西亞斯（Hokias）的像這樣的預言的宣示服從着，他於是趕我出來而且對我關上了他的家門，我不，他也不願意啊；但是宙斯的約束却這樣地限制他去強迫執行。從此我的形體和心情就都錯亂了，而且你不是看見了麼，在我的額上就長出角來，被一隻利爪的牛虹釘螫着，我就在狂躁亂跳地直衝森克尼亞（Carchesia）的溪流和勃納的源泉去了。但是那地生的牧人，在他的暴怒裏毫不馴善的，就是亞格斯啊，却緊緊

地跟着我，用到無數的眼睛窺視着我的脚步。但是不知不覺地一個暴亡却掠奪了他的性命；至於我呢，依然受牛虹的陵虐，在天降的災禍前，從這里到那里地被逼得不能停脚。

這就是那發生過的故事了；那依然保留着的艱鉅你若是能以宣布，啊就請揭示出來罷。不要，因為你的憐憫，就用不真實的言語想法欺哄我罷；你知道我把遮掩着的言語看作最醜惡的災禍呢。

歌舞隊——

啊啊，去罷，唉呀！萬想不到，我萬想不到像這樣奇怪的話會照顧到我的耳朵上來啊；更想不到看起來這樣悲慘，是啊而且受起來這樣悲慘的這種災難，一個暴虐的故事呢，會跟雙刃的刺棒一樣地打擊我的靈魂。唉呀，運命哟，運命哟，我在看着哀阿所遭的慘狀打戰呢。

普羅密修士——

後。
你發出悲嘆而且是充滿恐懼的太快了。忍耐罷，直到你把其餘的都知道清楚了以

歌舞隊——

接續着，都說出來罷。預先就清清楚楚地知道還有甚麼痛苦在等着他們，這對於病人是安慰啊。

普羅密修士——

你以前的請求你很容易地就從我得到了；因為你最希望的就是要從她自己的嘴唇上知道她的苛罰的故事啊。現在聽這下文罷，就是這位少女在赫拉手裏被注定要去的忍受的災難。至於你呢，茵納卡的女兒，把我的話放在心裏，你就可以知道你颯泊的終局了。

最初，從這地方，把你自己轉對着上昇的太陽而且把你的脚步邁過沒有開墾的平原；於是你要走到錫狄亞的游牧民族那里，他們住居啊，在輪殼堅實的四輪車上高高地

棲止在枝條編織的家室裏邊，而且是用射遠的弓箭製辦起來的。不要到他們的近前去啊，但是却要靠近崎嶇的海灘放着你的脚步，渡過他們地界的那邊去，在海灘上啊海就跟你一聲怒號截斷了。在左手方住着在鐵裏工作的人們，就是查里培斯人啊，對於他們你可要留神，因為他們是野蠻的，不容生人到近前呢。然後你要走到海勃里底斯河（*Hydruntis*——意為強暴）那里，這並不虛有其名啊。不要橫渡罷——因為要橫渡這是很難的呢——直到你來到高加索的正身，羣山中最崇高的部分，這河就從牠的峯頭洶湧地流瀉出牠的勢能的。越過牠的跟星辰為鄰的巔岸，你要渡過去，走上一個向南的路徑，在這條路上你就要到亞瑪雄（*Amazons*）的大隊那里了，她們討厭一切的男人，她們到時候就要來在特謨敦的岸上在臺密塞拉地方住下，這地方，面着海，就是薩勒迷迭蘇斯的險惡的齒顎啊，水手的惡居停，航船的繼母。這亞瑪雄們會很高興地在你的正路上領導你的。再次，恰好就在這海的狹窄的入口那里，你要到西密里的（*Cimmerian*）地頭。你一定要很大膽地離開這里而且渡過那梅阿替斯的海峽啊；此後在人類當中要永

遠留下關於你的渡過的重大記載的，而且這在你以後要被叫作勃斯波拉斯（Bosphorus——即牛的渡頭的意思）呢。然後，就離開歐羅巴的土地，你要來到那亞細亞的大陸了。

你們瞧這位天神的主暴不像是在他所有的方面都一樣殘暴的麼？這位天神，因為想要跟這位世間的少女結婚啊，把這樣的飄泊就安放在她的身上了。姑娘，你得到的是這樣的一位向你求婚者啊，你有使他悲悔的原因了。就這故事說，你現下已經聽到的——要相信這甚至並沒有說到序幕上呢。

哀阿——

啊，唉呀！

普羅密修士——

甚麼！又哭喊而且唉呀連聲麼？我不知道，等你已經知道了，那還在替你留着的災難時，你要作甚麼呢？

歌舞隊——

甚麼！你還有留給她去細述的災難，這能以麼？

普羅密修士——

是啊，一種遭殃的慘痛的狂風暴雨的海呢。

哀阿——

那麼我在生活裏還有甚麼貪圖呢？爲甚麼我不把我自己當下就從這個崎嶇的山石上投下去呢？這樣我就會撞到地面上，從我所有的災難上得到自由了啊。一下子死掉了，這是在悲痛裏苟延我所有的日子要好得多呢。

普羅密修士——

啊，艱難地假使你擔負我的煩悶呢，這是不被注定要死的啊，你想，死不把我從我的苦難上給解救下來了麼？但是現在對於我的憂患却並沒有給定下限制，除非等到宙斯從他的統治權上被推翻的時候。

哀阿——

甚麼！一天宙斯要從他的最高權上被推倒麼？

普羅密修士——

我想，看見那種情形你一定歡喜的。

哀阿——

我怎麼會不呢，因為我的禍害這都是從宙斯那里得來的啊？

普羅密修士——

那麼你就可以叫你自己確信罷，這些事情真就是這樣地。

哀阿——

他要被甚麼人奪去他的權柄呢？

普羅密修士——

被他自己和他自己的愚蠢的意志。

哀阿——

在甚麼情形下呢？告訴我罷，若是說起來並沒有甚麼妨害。

普羅密修士——

他要成就一個婚姻，這有一天要使他悔恨的。

哀阿——

跟一個神的所生呢？還是跟一個凡人？這若是可以告訴的，就請說出來吧。

普羅密修士——

爲甚麼問跟誰呢？關於這個我不會說的。

哀阿——

就是由於他的配偶他才被廢掉的麼？

普羅密修士——

是啊，因爲她要生一個比他父親更有大力的兒子。

哀阿——

而且他就沒有方法去避免這種定運麼？

普羅密修士——

不，沒有——除非這就是我啊，從繹綫裏鬆解了以後。

哀阿——

那麼違反宙斯的意志把你鬆釋開的是誰啊？

普羅密修士——

這應該是你的一位後裔呢。

哀阿——

你怎麼說？一個我的孩子把你從你的苦境裏鬆釋下來麼？

普羅密修士

就是這樣的——在十代以後就統系說是第三輩呢。

哀阿——

要很容易地捉住你的豫言的要領，在這裡這是超出我的權力以外的了。

普羅密修士——

是啊，所以就不要想知道你的災難的全部罷。

哀阿——

不要把一種恩惠賜給我了，然後又把牠撤回罷。

普羅密修士——

我要把這兩個故事中的這一個或是那一個向你獻出來的。

哀阿——

那兩個呢？請把牠們提出來，供我選擇罷。

普羅密修士——

我提供出來，這樣你就選擇罷——我是要揭示那些還在給你留着的災難呢還

是指出我的救星應該是誰呢。

歌舞隊——

允許把這兩種光榮，一個賞給她，一個賜給我罷；而且不要拒絕我這個故事啊。對她，告訴她關於她的更遠的廳泊；對我呢，誰是解救你的——就這上說我是很願意知道的呢。

普羅密修士——

好罷，因為你是在這上傾心的，所有你還在想要知道的我就不會拒絕宣布啊。首先，對於你，哀阿，我要說出你苦惱多端的廳泊，至於你呢，也就把這銘記在你心裡的登錄牌上罷。

當你已經橫渡過那界劃兩大陸的河流的時候，向着赫赫的東方，太陽在那里遊行呢……橫渡着澎湃的大海，直等你到在西斯典納（Cisthene）界內的高爾幹平原（Corconen plains）的時候，在那里住着佛爾西斯的女兒們，老年的處女啊，數目呢

是三個，形狀却很像天鵝。她們中間只有一隻眼睛而且就一隻牙啊；太陽既然不用他的陽光，晚間的月亮也永遠不俯瞰在她們的身上呢。在她們附近的是她們帶翅膀的三個妹妹，這就是那披蛇作髮的高爾幹們啊，她們討厭的是人類，所以就沒有一個世間的人向她們身上看過，依然能以出氣的。這就是我叫你防備的危險啊。

註：佛爾西斯(Phorcys)是一個海中的神祇。他是Cresce和高爾幹(Corcus)的父親。

文中所說的三個老處女就是所謂 Cresce 的，意思是灰白色的婦人。至於高爾幹也是三個，其中只有 Medusa 是凡胎，據說她原來是一位美麗的少女，却被女神雅典納把頭髮給變成蛇了。而且無論誰只要向他的頭上一望就會化作石頭的。

但是現在却細聽另外的一個罷，一個可怖的境况呢。留神那些宙斯的利嘴的獵狗罷，這就是那些並不吠叫的噶利封啊。還有那獨眼的亞利瑪斯普民族(Arimaspian)騎在馬上，他們就住在那充滿黃金的普魯圖的洪流的左近。不要到他們的近前罷。然後你要來到一個黑色種族的遙遙的國土的，他們住在太陽的水流旁邊，那就是埃實

阿普河啊。沿着牠的岸隄走上去罷，你要走到瀑布那里的，尼羅河，從壁勃林山上，就在那里流出他神聖而且甜淡的水流呢。在你的路上他會把你領到尼羅底斯的三角地的，在那里，最後啊，哀阿，這就是爲你而且爲了你的兒孫後代建立的你的路途遙遙的殖民地啊。

註：噶利封 (Ceryphon) 是一種鷹嘴鷹翅膀，獅身獅腳的怪獸。

普魯圖 (Pluto) 是人間財寶的施授者。最初這只是冥王 Hades 的別名，後來却用作他的真名了。

關於這個在你如果有甚麼是不很明瞭而且難懂的呢，你還是就再問我，而且得到一個清楚的說明罷，你知道我有比我所希望的更多的餘暇呢。

歌舞隊——

關於她的使人戰慄的隱泊如果有甚麼還在保留着的或是忽略過去了，你是要告訴給我們的，啊就說罷。但是假使你已經都說過了，就輪到該把我們所請求的那種恩

寵賞給我們了——這恐怕你是還保存在記憶裏的罷。

普羅密修士——

她現在把她的旅程的全局算是都已經聽到了；然而爲的叫她知道她從我這里聽到的並不是虛妄的故事啊，我要把她到這里來以前她曾經受過的艱難困苦敘述一下，就拿這當作我的談話的一種確證罷。

然而這使人厭倦的故事的大部分我要丟開不談，回到你的聽泊的最近上來罷。

因爲當你在摩洛西亞平原和那環繞多多納的陡峭的峯嶺的時候，在那里的就是特斯普羅地方的宙斯的豫言的神座啊，而且那奇蹟，就是那幾乎使人不敢相信的，能談話的檉樹，你清清楚楚地，而且在並非隱謎着的術語裏邊，被這檉樹當作就要是宙斯的大名鼎鼎的配偶表示敬意了（這對於你有甚麼打動的地方麼）就從那里，受牛虹的釘整，你沿着岸旁的路徑衝向里亞（*Lydia*）的大的漩流的，從此你就被投在倒退的飄泊的行程上了！而且從此啊，不管到甚麼時候，這海的一個凹處，你相信罷要担起哀阿尼

安 (Tairish) 的名稱。就當作你的橫渡的對於全人類的一種紀念呢。

那麼這些對於你就都是關於我的知力的證據啊，表示這比已經被弄明白的，辨別的更多呢，其餘的我要對於你們和她共同地陳訴一番的，回到我以前的故事的途徑上來罷。

在尼羅河的沙洲而且就在出口那里的陸地的極邊上，有一座城，名作伽諾帕斯。就在那里，宙斯用他的並不恐嚇的手的接觸，而且就一拍啊，給你恢復了你的本性。於是你就生下黑色的埃巴法斯來了，所以像這樣稱呼的就因為宙斯生他的情形。他要採取所有尼羅的洪流所灌溉的土地的果實呢。在他以下的第五輩，有五十個少女要回到亞爾諾斯去，並不是出於她們的自由決定，但是却因為逃避跟她們堂兄弟的結婚；同時那些堂兄弟們呢，他們的心情隨着熱情地昂奮，就像蒼鷹的追着鴿子一樣，要來在非法婚姻的追求上去追求；但是神却不肯就讓他們享樂他們的新娘。裴拉斯基的國土要供給這些少女們一個家庭的，當時啊，就在夜深不寐的時候，她們的丈夫被婦女們兇殺的打

擊所做成的剽悍的行爲給謀殺了。因爲每個新娘都要掠奪她的主的性命，在他的血裏染着一把雙鋒的寶劍啊——就在這種情形下愛神恐怕就要落在我的仇敵們身上呢！但是在這些少女中間的一位，戀愛的熱情啊竟有這樣的魔力，要不殺害她的對手了；她的決心的鋒刃反而受了挫折；因爲在這兩種惡名裏她的挑選啊，比起女兒犯來倒寧願被指作孱頭貨呢。在亞爾誥斯要給傳下一個王統的這就是她啊——要隨意地把這說下去有作長談的需要呢；然而，在她的子孫裏要產出一個勇敢的健兒，以弓箭著名的，就是他。要從這些艱苦上把我解救下來啊。這就是我的母親，泰坦狄密斯，年高有德的呢，藉着神託對我細說的。至於情形和方法呢——這些要說起來需要很長的言詞，而且就是都知道了對於你任甚麼好處也不會有的。

註：埃巴法斯（Epaphus）意思是「觸生」就從宙斯的手的接觸命的名。

據說，哀阿的子孫 Heracles 射殺了那聚餐在普羅密修士的身體上的鷹，另外用一個半人半馬的怪物替換了他，於是把普羅密修士從枷鎖裏解救出來。

哀阿——

唉喲喲，唉喲喲！使人震動的痛苦和狂亂，又在打擊着我的頭腦，使我怒火如焚了。我被牛虹的鈎刺釘螫了，這鈎刺啊，並不是用火鍛鍊的。我的心啊在恐怖裏敲打我的肋骨了；我的眼球啊兇野地來回來回旋轉了。我是用一種猛烈的暴風般的顛狂貫徹的路程啊；在我的舌頭上我已經失去了主宰；一種溷濁的話流啊，胡亂地衝打着陰沉毀滅的浪潮了。

哀阿下

歌舞隊——

聖明啊，真聖明啊，他算是，首先在心裏熟思過這種真理而且用舌頭把這發表出來的——在同等階級裏結婚是最好不過的，而且那用他的手辛苦操作的呢，要想結婚啊，既然不要在那些因富有而養尊處優的中間，更不要到那些因為門第的驕傲而居勢要的裏邊。

莊嚴的運命之神啊，你就絕對，絕對不會看見我是宙斯同床的伴侶，而且我就不會跟一個從天上給我降下來的新郎結婚。你知道我打戰呢，當我看見薄命的處女哀阿，像這樣殘忍地被赫拉加給她的酸苦飄泊摧折的時候。

但是在我呢，這就不是恐怖的原因，當婚姻是在同等的關係上時；而且更強大的神們的愛啊就絕對不會把牠不可抗的閃光投在我的身上。這要真是一種戰爭，對於這個戰爭也就沒有敵對，一種無法救濟的禍害的來源啊；而且我就不知道甚麼應該是我的運命，因為我看不出要怎樣我才能逃避宙斯的設計呢。

普羅密修士——

是啊，真地，這一天是要來的，到時候宙斯他的性情雖然倔強，却勢必要低首下心呢，眼看着他存想了一個結婚——這個結婚却要他把他的主權和寶座上投到埋沒裏去；而且當他的父親克羅諾斯從他前朝的寶座上倒下來的时候發下的詛咒然後就要馬上絕對地應驗了啊。除了就是我自己以外就沒有有一位天神把從像這樣的毀滅上的

搭救能以清清楚楚地指點給他的，這我却知道，還有因此而生的種種方法呢。所以就讓他在他的把握裏坐在那裏罷，把他的信託放在在高處回響着的轟轟裏而且在他的手裏揮動着噴火的弩箭罷。因為這些對於要倒在恥辱和不能忍受的毀滅裏的事是任甚麼好處都不會有的啊。像這樣的一個敵手是他在他自己的輕侮裏製造的，一個不能敵當的怪傑呢，就是那要發現一種比電光還強烈的火燄和一種把霹靂都要壓倒的震耳的轟隆的啊；一個怪傑呢，要把坡塞敦（Poseidon—海神）的長槍，就是那三叉戟啊，是海的鞭笞，地的震盪的，都給擊碎。然後，在這種災禍上破滅了，宙斯自然會知道一位至尊和一個奴隸這是怎樣地不同。

歌舞隊——

真的罷。你對於宙斯所詛咒的這只是你個人的願望呢。

普羅密修士——

我說的是一定要實現的，而且也是我個人的願望啊。

歌舞隊——

我們真就要期待一個在宙斯身上得到優勢的麼？

普羅密修士——

是啊而且他要在他的背上担起比我的這些還要不堪的痛苦呢。

歌舞隊——

你在吐露着這樣的辱罵上都不知道害怕，這是怎麼回事呢？

普羅密修士——

爲甚麼要害怕呢，我的定運就是不死的？

歌舞隊——

但是他却能在你身上給加上一種比現在這更痛苦的刑罰啊。

普羅密修士——

隨他罷，你知道我是甚麼都不顧的！我替一切都準備好了。

歌舞隊——

那些在「必然」面前低頭的，都是聰明的呢。

普羅密修士——

不管誰是你的主就都崇拜，尊重，而且奉承罷。但是我對於宙斯却一點都不管不顧。讓他隨心所欲地作去罷，讓他保持他幾天的威權罷——因為他統治諸神的日子就不會多長了啊。但是且住罷，你看那不是他的跑腿麼，我們的新領袖和主人的僕從啊。他一定是來預報甚麼消息的呢。

(赫密茲上場)

赫密茲——

對你，這聰明而且精明的，超過一切的痛苦痛苦的，因為在朝生暮死的動物身上施恩授惠對於諸神犯下罪，而且就是那火賊的——我對你說話呢。天父叫你把你誇大其詞的是甚麼結婚，他却要因此被從權勢上推倒的，告訴——這個，好好注意，不要用隱

語的形式，但是却清清楚楚地，像實在的情形那樣，傾吐出來罷；而且不要叫我跑個第二回罷，普羅密修士——你知道宙斯是不會被像你這樣的多動軟化的呢。

普羅密修士——

說的多麼勇敢啊，真地，你的話都隨着驕傲澎漲了，恰好一位神的寵臣呢。你是很年青的，就像你的權力的年青一樣，所以你就真以為你們居高位的都超過哀愁的勢力範圍了。我不是看見過兩位元首都從這種高位上推下來了麼？一個第三位啊，就是這眼前的主呢，我要活着看他最可恥而且最快地被推到毀滅裏去。以為我嚇怕了，或者就在這些新權貴的面前胆戰了麼？差的遠呢——不啊，完全不是。但是趕快回到你來的路上去罷；關於你質問我的，你就任甚麼都不會得到。

赫密茲——

然而以前這也就是由於你像這樣的傲慢的任性，你才把你自已帶到這種災難的窩裏來。

普羅密修士——

跟你的奴役啊，放心罷，我就不肯交換我的艱難的運命，我並不呢。

赫密茲——

給這塊石頭當差事較，比這作天父宙斯的可靠的使者更好的，當然地啦！

普羅密修士——

像這樣這才是正當的風度呢——把侮辱獻給驕橫的。

赫密茲——

擔我看你是在你眼前的慘狀裏高樂呢。

普羅密修士——

我高樂麼？啊，我也許看得見我的仇敵們都在像這樣地高樂着罷！就是你，我也給算在裏邊了。

赫密茲——

甚麼！在你的災禍上你有甚麼怪罪我的麼？

普羅密修士——

一句話，我痛恨所有的天神們，他們在我手裏接受了善意却用惡意不正當地報答我呢。

赫密茲——

你的話把你發瘋的程度都宣布出來了。

普羅密修士——

我也許就是發瘋罷——假使去討厭你的仇敵這算是瘋狂啊。

赫密茲——

假使你若是走幸運的，你一定是受不了的呢。

普羅密修士——

唉呀！

赫密茲——

「唉呀」麼？這却是宙斯不懂得的呢。

普羅密修士——

但是長壽的「時間」却教給一切的事物的。

赫密茲——

是啊，但是你至少還沒有把保持一種清醒的心情學會呢。

普羅密修士——

那麼就算我不會跟你，一個下賤小人說着話好了。

赫密茲——

好像是天父所追問的你就甚麼都不會回答罷。

普羅密修士——

是啊，當然地，我是他的債戶，我要把盛德債還給他的。

赫密茲——

你彷彿真就拿我當作一個小孩子一般地嘲弄我呢。

普羅密修士——

你若是希望從我這里知道些甚麼啊，那你不就真是一個孩子麼？據我看是比孩子還要更不懂事呢。除非把這些枷鎖給我解下去，就沒有甚麼苦惱或是策略，宙斯用牠會叫我把這給吐露出來的。所以那麼，就讓他投射他的光芒四射的電光，而且用那些雪的白羽和地震的雷霆讓他混亂這搖搖欲動的宇宙罷，這怎麼都不會壓服下我的意志甚至就把他注定在甚麼人的手裡要從他的統治權上被推倒的事告訴出來。

赫密茲——

你現在要看看，這種方針是不是像是對你有利。

普羅密修士——

我的這種方針預知而且決定久矣。

赫密茲——

壓服下你的意志來罷，剛愎的傻子，在你眼下的慘狀的面前對於智慧壓服下你的意志來罷。

普羅密修士——

你徒然地煩惱我呢，這就像是你耍勸服一個波濤一樣。絕對不要想，由於對宙斯的意志的恐怖，我就會變得女人似的，而且就用向上翻起的手，學着女人的模樣，懇求我的非常痛恨的仇敵來把我從這些桎梏上解放下來啊。我是離那種情形遠的很，遠的很呢。

赫密茲——

據我想我的多量的言語我却都算是白說了；因為我的請求就不會使你平靜更不會使你緩和呢。你就像一匹新駕的馬駒一樣把馬銜套在嘴裡，是暴跳的而且對着絡頭掙扎。然而那激動你的烈性的是一種賤策啊，因為在愚拙的性情裡若祇是執自己的執拗却比起甚麼都完全沒有還沒有好處的。但是你若沒有被我的言語贏得信仰啊，細

想想罷，甚麼樣的一種暴風雨的和一種高聳着的波濤的災難就要在你身上無可逃避地傾注了。最初，天父要用雷霆和電火擊碎這座參差的懸崖，而且把你的形體埋葬起來，同時這岩石却仍舊要保留你擁握在牠的懷抱裏的。但是等你已經完竣了一段長的時間時，你却又要回到這光明處來。然後，真地，宙斯帶翅膀的獵狗，就是那猛鷲的鷹啊，整天的來作一位未經邀請的宴客，用野性的食慾要零零碎碎地把你的肉體撕成很大的裂縫，而且在你的肝臟上充其量地宴饗直到牠隨着咬齧變黑了為止。

你的這種痛惱並沒有可以期待的極限啊，除非有一位天神出來把你的苦難擔在他的身上而且出自他的自願地下，到「死」的黯澹的國土和塔台魯斯的黑暗的深淵去。

所以我勸告你呢，因為這並不是假造的虛誇但却絕對真實啊；你知道宙斯的嘴就不知道怎樣說假話，但是一字一句却都要實現出來的。你仔細地思量一番而且反省一下罷，萬不要以為偏強比賢明的勸告更好啊。

歌舞隊——

就我們看，至少，赫密茲說的似乎並不算不合時機吧；因為他叫你放開你的倔強而且探求明哲的善策，要思量思量罷！在錯誤上執着，這真是賢者之恥呢。

普羅密修士——

真地，像此君這樣驕然地宣揚過的這個消息對於我并不是甚麼新聞呢。而且，就仇敵說，從仇敵身上去忍受災禍並不算是恥辱。所以就讓電火雙叉的鈎鬚投射在我的頭上而且讓天空隨着霹靂和惡風的破壞癩擊罷；讓暴風從牠扎根的基礎上震撼大地，而且讓海的波浪用牠們兇惡的巨濤混合起天上星辰的軌道罷；而且讓他把我高高地舉起而又把我隨着嚴苛的「必然」迴旋着的洪流往下投到黑暗的塔台魯斯去罷；他願意的就作出來罷，「我」呢，他却永遠沒法致死。

赫密茲——

像這樣這真正是你從發狂的人們那里聽來的思想和言語啊。他的祈求要怎樣才

不至於昏亂呢？他要怎樣才減低他的狂妄呢？——但是總而言之，你們這些同情他的悲痛的，趕快從此地躲開罷，恐怕那雷霆的怒吼要震得你們目瞪口呆呢。

歌舞隊——

用甚麼別的語調而且驅策我走上別的甚麼路程罷，你若是在那上甚至想要叫我信服啊。在你言語洪流裏的這種說法，我以為，却是超過一切忍耐力的。你怎麼吩咐我去練習卑賤呢？跟他我是甘心忍受甚麼惡運的；因為我已經懂得痛恨叛逆了，就沒有甚麼黑死病叫我比這更恐怖的呢。

赫密茲——

然而那麼，要把我的警告帶到記憶裏去，而且當你們落在災難的辛酸裏時却不要怪罪你們的境況；更永遠不要說——這是宙斯把你們給投到偶然的罪苦裏邊啊，不要這樣，但却怪罪你們自己罷，因為早就警告過了，並不是意外或是秘密地呢，你們所以要陷在這不能衝決的災禍網羅裏由於你們的痴心的原故。

普羅密修士——

(赫密茲下)

看啊，這現在就已經從言轉成行了——大地搖動，響應着的雷鳴從深處轟隆隆地怒吼過去了；兇猛的纏捲的電光驟閃，旋風猛烈地沖起旋轉的塵土了；各種風一陣一陣地都跳出來而且在敵對的陣容裏布置下牠們列陣以待的鬥爭了；天空跟深海混淆了。看啊，這種猛烈的騷動對我進逼了，宙斯啊，顯然加緊地使我戰慄呢。我的神聖的母親啊，你旋轉一切共有的光的穹蒼啊，你眼看我所受的這種仇害！

「在雷和電中間普羅密修士消失了；海洋的女兒們也隨着他不見了。

附錄：普羅密修士

普羅密修士

楊晦

偉大的精神滅沒了！高潔的心情死亡了！甚至兇惡的魔性都失掉了；只剩了小鬼們的出沒游離——這便是我們用以自豪的現狀。

可說是絕迹了，人，人性和人性的善。支配所謂人的生活 and 動作的只有低等的本能。在作暴君。一切事業都成了假藉和手段。而且一切都行之以小巧伶俐，鬼鬼祟祟。

太陽望不見，有着星星月亮也未嘗不好；這却只是一個朝氣早盡，暮氣漸深的黃昏。既不晴朗，便爽性奔雷閃電風雨齊來也好；這却又只是一個不晴不陰的昏濛狀態。縱然鴉梟的哀號也勝似蒼蠅蚊子的嗡嗡。我們的光明却只剩有流螢和磷燐鬼火的出沒。昏沉沉的，說是睡着却沒有夢，說是死了又在蠢蠢地蠕動。一齣偉大悲壯的悲劇被我們扮演成惡劣不堪的滑稽劇了。

人世原即無可奈何的寂寞荒涼；結局更是免不掉的悲哀蒼茫。那禁得當前再這樣

污穢卑劣，即有更大的勇氣且恐難耐那不斷地硬撞軟磨，更大的熱誠且將難勝那噴吐般地雨淋水澆；兒童的活潑與頑皮怎抵抗那徹骨的寒風；青春的熱血和勇往更難穿透那裹得密密層層的鱗皮穢肉。無怪成功了這樣一個一榻胡塗混沌昏聩的現世於這樣的現世中，又誰能不覺得人生的無味，人世的無聊？

然亦正於這樣的現世裏，却能培植出極少數難能可貴的偉大人格，因為這種惡濁的環境便是極好的肥料的原故。

倘若於亢寒的山坡生不出嬌艷的花草，却偏有蒼松翠柏的繁茂其間，正是同一的道理。

人生是一種試煉，是一種悽慘的試煉。你要強韌地忍受痛苦，要堅實地承受磨折，你要憤激，你要憤激地反抗一切。要於百煉之後如同精金一般；要於瘡痛之餘不肯低頭；這才顯出真正強者的本色。

要復活那偉大的精神！要再生那高潔的心情！要為世間保存一點高貴的東西，給

遺留一些希奇的贈品！人生縱再無味，人世縱再無聊，於人格的偉大和高潔處，便有了生
活的真意義和真價值。

青年們，有熱血的青年們，來，來，我們一同跑上高加索的山頭，去朝拜那爲人類受罪
的普羅密修士（Prometheus）；奔往錫狄亞北部的山野，去頂禮那爲人類而戰的戰士。
他是我們的導師，是人類的光明；是我們的生命之海，是我們的力之泉，他代表了偉大，象
徵着高潔；他是宇宙的光榮，是世間的驕傲。

自然界不是有山和海嗎？我們的普羅密修士就有山一樣的沉默，堅強和傲岸；有時
又是海一般地憤激，呼號和衝撞。一時也許風聲怒號，雨勢傾盆，再加以雷霆交至，一齊施
展其摧殘和凌虐，而山却屹然不動，傲然無聲地聳峙在大地上面。轉瞬或是許久，風雨總
有過去的一日吧，他彷彿在睥睨不屑地發出一聲冷笑，好像在嘲弄玩童一般地說，你們
這羣不識高低的東西，胡鬧些甚麼！

巍巍乎，蕩蕩乎，使人仰止的高山，普羅密修士便這樣承受了大神宙斯（Zeus）的虐待和摧殘。

有誰步行過海濱嗎？潮來激岸的情景有怎樣地使人感奮，使人神湧！岸石是那樣地冷酷，在包併着，屏藩着自由奔放的波濤。憑你怎樣地氣惱，怎樣地傾注全力，它却一動不動地將你範圍着。然而海潮又何其頑強，何其潑辣，衝鋒陷陣般地一齊攻來！積千萬年如一日，不稍疏懈，不稍衰竭。這是何等的偉大，何等的壯麗，遂成了宇宙千古的奇觀！

我們的普羅密修士便這樣地抗戰着宙斯的高壓，衝陷着苦難的暴風。

假使你立在海濱的石磯上，迎着風勢，面着潮流，看海水的波浪逐擁，聽海面的風濤掀騰，好像陷在了千軍萬馬的戰場，會使你渾身的血管膨脹，血流上湧，直欲吶喊助威，投身助勢；不轉瞬間，却又使你無限地憂傷，深嘆人類的渺小，人世的卑微！雄偉的海潮，這樣地如醉如狂，且健且壯，且沒可奈何那冷冰峭硬的岸石，怎怪人世陷於這樣的混沌陰沉，半死枯蕩！

山崩！海嘯！普羅密修士！Titanic Strength, Titanic Spirit！齊復活在這塵濁卑微的人間吧！縱然天塌了，地陷了，火山爆裂了，地震爆發了，錯了地軸，亂了星辰的軌道……豈不遠勝於這樣弱小卑污地苟延殘喘！

普羅密修士哭了！——而且要悲悲切切地哀哭，倘若他一旦回到了高加索的高山，重游那錫狄亞北部的山岩。他回想前情，環顧現狀，更悵望將來，怎能不為之悲傷，悽愴！也許尋到了那被囚的遺址，隱約着舊日糝糊的血跡；那貫穿他的胸膛的金鋼石的尖劈也許還留在一邊，捆綁他的釘楔繩索也許還未朽腐；更可怕的那鷲鷹的爪痕也許還清晰地印在地面；然而他為人間盜來的火，却早消滅了燃力，失掉了光明。

人間！這為黑暗所瀰漫包併的人間！你也許聽到了普羅密修士的哭聲，何竟始終浸沒在這卑污苟賤的淤泥中，而不思有以自拔呢？

普羅密修士，你不必哀哭！且燃起你那偉大高潔的聖靈之光，作我們黑暗中的導引！

復活你那堅毅的反抗和爲人類犧牲的精神在我們的身上，我們好同黑暗中的一切抗戰，

高加索的山野，在西方的古代，好像十九世紀俄羅斯人的西伯利亞前清時代中國人的雲南和新疆同樣地暗示出一種荒涼，僻野，兇惡，恐怖の意味。它界劃着歐亞兩洲，間跨着黑海和裏海。重重的高山，轟轟的波濤翻捲；日間，有毒暴的太陽炙灼着山頭，夜間又有凜烈的寒風在裂石嘯谷。當時都認爲這是地的邊際，是絕無人烟且少人跡的地方。

我們的普羅密修士，就在這樣的背境裏出現了。

這同出差的情形大概有些彷彿吧。普羅密修士，既憤怒又驕傲地立在中央，一尊不哼地隨着他們的擺佈。一個在左，一個在右地分站着力和暴力都耀武揚威地把握着普羅密修士的雙臂。而那我們可以看作鐵匠的天上的火神赫費斯篤士（Hephaestus），肩上背着打鐵錘，手裏拿着鐵釘，石楔，腰間自然還要繫有鐵練和鐵索，遲疑地跟在後面。一

說起鐵匠來，我們馬上會想像到一個又黑又大的大漢，手掄着大鐵錘，不管天地將鐵砧錘得火星亂冒的情景吧！何況又是宙斯特派的專員？然而他却鐵其面而火其心，不但因為跛腳的原故在後面蹣跚，更因為同族的關係動了不忍；雖是既喫不過那殘忍的力的催迫，又逼於大神宙斯的威令不敢抗違，不得不違心地將普羅密修士，上了枷鎖，加了釘楔，卻不會大掄其鐵錘，使人一想到都心驚肉跳地，沒頭沒腦地打下！

一切寂靜了：頭上的太陽依然在毒熱地炙灼，山下的怒濤照舊在滾捲翻騰。山間再聽不到鐵錘的叮噠，只留下力的冷嘲，相伴着那不但手脚腿腰都釘鎖堅牢，胸間且貫以金鑽石的尖劈的普羅密修士，挺直地豎立在突出的懸崖。他要這樣地承當他慘苦的惡運，要這樣地同他的苦痛戰鬥過若干的歲月！

我們人類最初的光明賜與者，便這樣強韌地表現了他的崇高和偉大！

這又可奈之何呢，無論天上和人間，往古和來今，都充滿着罪惡和缺陷，發壞和不平！像那樣正直完全的約伯會遭受撒但的惡弄或是試煉，而這樣勇於為義，為人犧牲的普

羅密修士，却也會招了宙斯的嫌忌，惹了宙斯的氣惱，這樣地以怨報德，受了慘苦的虐待！

我們當怎樣地爲你祝福，你這人類光明的賜與者！

人類的黃金時代既成過去，然而我們的祖先當時却還是有眼而不能看，有耳而不能聽，無知無識，朦朦朧朧地一切都混淆不清。若不是普羅密修士給偷來那光明的火，不給解除了死的期待而代之以盲目的希望，不在人們幼稚的幻想和淺薄的推斷上裝潢以精密的思考，人類到今日更不知淪落到甚樣的狀況！也許是還在說些夢話，終日等死；也許是還在昆蟲般地穴居，晒太陽以取煖；雖然有冷有熱却分不出春夏秋冬；渾渾沌沌地勞碌不知有所謂晨興夜寐；數目不識，記憶不清。也許是還在人力耕種，肩頭負載，且只能寒裳而涉。自然談不到甚麼治病，圓夢，趨吉避凶，和禳神，採鑛了！像這樣又何必宙斯的蓄謀掃滅之呢？

而將人類救出了敗壞和毀滅之深淵的普羅密修士，却落得這樣地悽慘苦惱，這樣地幽囚受辱了！這便是宇宙的公平，大神的公道。這也便給爲人類而犧牲的立下了最初

而又最高的典型。

你高傲偉大的 *Tiŋg*，你縱然不受憐憫，但你這憐憫衆生的心情，又怎能不使人感奮！

天上起了戰爭，反叛豎了她的旗幟。於是衆 *Titans* 一齊地奮勇高呼，鼓噪如雷，要擁護老克羅諾斯 (*Cronos*) 而打倒那豎立叛旗的宙斯。一個似火山的爆裂，一個似地球的震陷，一個奮臂似搖撼地軸，一個伸腕又似挪移山嶽，大有咄嗟之間，立將宙斯的叛旗撕碎，叛黨掃滅的氣概。這其間怎容得普羅密修士的逆耳忠言？你縱然舌敝唇焦，喊破了喉嚨，竭盡了忠悃，告誡以徒逞強暴的終歸敗滅，最後勝利的在於智謀，又誰來理會？

我們的普羅密修士不但對於世間且欲於天上也燃起他智慧的靈光，於是承受運命的指揮，隨着他母親狄密史 (*Themis*) 的導引，樂得接收宙斯的歡迎，作了宙斯的左袒。塔台魯斯 (*Tartarus*) 的深淵，放出了那獨眼的 *Cyclopes* 和百手的 *Hecatonchires*，轉將老克羅諾斯一幫的衆 *Titans* 收藏。宙斯得了最後的勝利，統了老克羅諾斯

的王朝。却只爲疑忌的沾染，使普羅密修士竟接收了這樣過甚的慘苦的報酬。

這真是一幅「以怨報德」的奇景！

一切寂靜了。他的沉默如山；然而他的憤怒也正如海潮的奔湧。他沉默時表示着
Hiss 式的高傲和智慧；而憤怒時又發揮出 Hiss 式的強大和不可抗。他的犯罪是驅
於他愛人類的熱誠，他的受苦是他明知故蹈的定運。他明知這種受囚受辱是宙斯的措
施失當，是無理的陵虐；他又明知這是前定的無可避免的事實。救人類是罪過嗎？助宙斯
降伏了衆 Titans 算無功嗎？他於是因不平而憤怒，因憤怒而發出呼號。他豈不知宙斯
要在他的身上這樣地發洩他的氣惱嗎？這是他存心的犯罪。爲救人類他情願自投於苦
痛的深淵。而且，無論宙斯和衆神，普羅密修士自己和人類都逃不了 Hiss 的冷酷的支
配；又何必這樣地作威作福？他於是因認定而隱忍，因隱忍而沉默。這真是說之無可說，忍
之而又無可忍！他的沉默裏含蓄着憤怒和驕傲；他的呼號裏又潛藏着強制和無可奈何。

這裏邊，翻騰的是智慧和熱情的激爭，而往來其中的是意志的堅強和穩定。這是一齣偉大的悲劇，是偉大的宇宙的本體，這裏邊，充滿着宇宙本身的活躍與壓抑，悲哀和歡悅。這便是宇宙的意義，宇宙的價值。

一切寂靜了：高加索的荒野山中只留下那爲人類而戰的普羅密修士在那裏承受着無限的痛苦和恥辱。在那裏沒有慈悲；只有兇暴；沒有愛撫；只有摧殘。在那裏只有毒晒；沒有溫暖；只有冰冷；沒有清涼；寂寞荒涼，恐怖陰慘；是他永久的伴當，是他長遠的食糧。他的心湖起了蛟；他的山巔發了嘯；他沉默的高牆倒塌；他驕傲的堡壘沉陷。他呼天，天空的太陽——依然在照臨萬方；他喊地，那萬物之母的地——還是個沉默不語；海中的狂濤——仍前地狂笑；谷中的長風——照舊地吼；縱然他的措施更爲兇暴，又誰能奈何那君臨天上的宙斯？這是事實，這是必然，這是無可抗，忍受，忍受這當前的苦難，和將來的災殃。

然而這是並不屈服的忍受，是沉默的反抗，

「你晴朗的天空，你飄飄的長風，你滾滾的江河和在海洋中狂笑的波濤啊，你萬物之母的地照臨一切的太陽啊，你聽見我在向你呼喊麼！看哪，我一個天神竟受天神們惡待。」

看哪，有多麼恥辱地我受着嚴刑的處分，而且要經過無數的歲月跟苦難戰鬥，這就是那天國諸聖的新領袖對我作就的污辱囚禁……

然而，這還有甚麼可說呢？凡是一切就要到來的我不都早就知道的很詳細麼？就不會有甚麼苦惱的事情，出於意外地，降到我的身上。我的既定的命運，我一定要能怎樣就怎樣隨隨便便地擔當起來，因為知道前定的運命是不容抗拒的。不過關於我現在的遭遇無論伸訴或是無言這都超過我的權力以外了。因為這是由於我把神聖的禮物（火）授給凡人……

宙斯的冷酷，殘忍，雖然是無往不施，無所不用其極，他於塔台魯斯的深淵收藏了老

克羅諾斯和他一幫的衆 Titans，於西方的極邊，在普羅密修士的兄弟亞特拉士 (Atlas) 的肩上，安放了宇宙的柱角，將那可怖的百喉的臺封 (Typhon) 壓在了埃特納 (Ae-tes) 的山脚，而那無辜的女郎哀阿 (Io) 更無故遭殃，因為他，竟弄得要經過無限的困苦和艱難，這真所謂，在他所有的方面，都一樣是殘暴的了。然而，不但他自己也一樣地要受冷酷的運命的支配，且無法使宇宙間根除了一切的溫柔 and 熱情，好像他的給縮短了春天，却也不能使涼秋和寒冬永作暴主一樣！

赫費斯篤士的鐵錘叮噹驚動了海洋女兒們 (Oceanides) 的溫情，普羅密修士的慘狀打動了海洋 (Oceanus) 的惻隱；這樣慘怛的情形，好像宙斯冷暴的重壓，壓在了宇宙的上頭，一切，一切無論是天上是人間都在他的重壓底下呻吟。於是一齊地唱出了哀悼的悲歌，雖然只是低低地，低低地不敢高聲，却極盡了紆徐低徊地吐露着對於普羅密修士的哀矜，對於自己共感的哀愁。——

「因為你的不幸的運命，普羅密修士，我很替你哀慟呢。從我的眼睛流瀉着一種賽跑着的淚潮，我的溫柔的面頰都隨着牠們的濕流濕漉漉的了。因為宙斯啊，竟用自定的律條保持着像這樣可怕的權勢，對於先朝的元老們都擺出一種高傲的神氣。

全地面都在悲歎裏放聲慟哭了……都哀哭你久受尊寵的勤勞的榮光呢，就是那種勤勞啊，那是你的和你的弟兄們的；而且凡是在神聖的亞細亞境內作爲他們居住地方的人們都分担你的最悲苦的慘痛呢。

.....

在牠們落下的時候海的波濤啊發出一種哭聲，深淵啊長嘆，地府的無底的深

坑啊在響應地轟轟隆隆，還有那滔滔着的江河的清流啊也都哀悼你的悽悽
悽的悲痛呢。」

聽哪！這是海洋女兒們的歌聲。她們歌出了她們自己溫柔深切的心情，她們歌出了
宇宙間隱埋着的同情和惻隱，蕩漾着的哀怨和不平。

啊！普羅密修士你自己雖然拒絕了憐憫，却因此轉喚醒了那久已沈埋冰冷的高潔
心情。

她們本是海洋的女兒，深居於洞穴的閨閣，也許是正在游嬉，也許是正在撒着處女
的嬌痴，忽爲擊打鋼鐵的響聲所震驚，便一個個的嚇退了處女的嬌羞，顧不得請求父親
的允許，忘記了穿鞋，駕着飛翔的輕車，匆匆忙忙地來到了普羅密修士的山岸。她們聽見
了普羅密修士的呼號，聽見了他的怨訴；看見了他那樣的悽慘，在承受着日光的炙晒和
風雨的剝削，看見了他在那赤裸的峭壁釘紮，受辱。她們嫩柔的心腸，怎禁得這樣苦辣的

重担！怎能不自深柔的恐怖蒸發出淚霧模糊！

她們的眼淚流洒着女兒的柔情，她們的言語噴吐着聖潔的香料。然而她們的同情敵不過宙斯的冷酷和殘忍，她們的慰藉療不好普羅密修士的恥辱和創痛。她們雖默默中感到了宙斯的高壓，却又明白地認識出宙斯的權威。她們於普羅密修士的言語放肆，在強者的高壓底下不肯屈服地抗辯，更爲之憂傷，爲之嘆惜——爲之無可奈何！

人類算甚麼呢？有甚麼希望呢？——

「你看，朋友，你的恩典是怎樣的無用啊。你說罷，在那朝生暮死的動物身上有你的甚麼救護麼，而且在那里呢？在甚麼幫助麼？你沒有看見那無助的病形麼？比一個夢並不強多少的，人們的昏濛時代就被桎梏在這裡邊了。世人的計謀從來就不該冒犯宙斯的安排啊。」

這是宇宙間普遍的「無可奈何」的悲吟，藉着海洋女兒們的口中歌出一種深柔的，憂鬱的悲哀，蒙罩住她們的心情——這大概就是我們所說的那種「哀而不傷，怨而不亂」了。這大概是對於宇宙間的某種現象，已經隱約地感覺到不愉快的反感，然而為傳統習慣等等的硬殼重重地包裹住，於是這種反感只是微微地在裏邊跳蕩，既不能衝破殼皮放浪地奔脫，也不易便而趕散了一片一片的雨後浮雲，在這種境地裏，你能看見的只是微風起處春水的皺紋，你能聽見的只有黃昏時點點滴滴的細雨，或是喃喃地怨訴，或是哀哀地祈求了。

這裏邊雖然聽不到戰馬的奔騰，戰鼓的鏗鏘，和風濤的洶涌，然而也自有其淡而不淺的意味沁潤心脾。

海洋雖然也是 Titans 之一，因為他並未參與天上的戰爭，所以未得隨衆 Titans 共享那久住塔台魯斯深淵的優待。他激於親屬的義憤也特地乘着 Cronos 跛躄過厭倦

的長途，來到普羅密修士陰慘的居處，自告奮勇要替他向嚴酷的宙斯籲請他的寬貸和開釋。

海洋不愧爲忠厚長者，他有博大的心情，有村翁那樣的誠實。他有着普羅密修士那樣充分的熱情，却没有他那樣的反抗精神，他有的是比普羅密修士要淺薄一層的思想——世俗的見識，要薄弱得多的意志，這並不是出於幼稚的女兒般的心腸，却出自生動的歷諫和教訓，他見過老克羅諾斯的顛覆，他領教過宙斯的冷酷，他能以不同淪於衆 Titans 的深淵，那是他的徵倖，那是他的幸而免。亞特拉士的臂擎諸天，臺封的焦爛殘喘，這都足以使他談虎色變，肉跳心驚，他知道勢力之下只有低頭，普羅密修士那樣風雨般的忿激，那樣苦澀的言語，辛澀而熱烈地四下投射，要招來宙斯更甚的忿怒，他的忿怒要戲弄他當前的苦惱，他也知道他的言語，有些陳腐的味道，然而這却都是眼前的事實。

然而我們的普羅密修士却有更堅強的意志，擔當他的運命，有更深的智慧洞徹他的將來，他知道這是一種徒勞，這是海洋的自取苦惱，阿！你偉大高潔的普羅密修士，你在

承受了憐憫之中却反來憐憫那海洋的愚誠和他女兒們幼稚的痴情。他寧肯自己受苦，不願意使這樣的不幸蹂躪得廣而且遠。他的弟兄亞特拉士的哀痛，以及那百喉的泰封的敗滅已儘毀他的激惱了，豈肯眼看着那善良忠誠的海洋爲自己而陷於這種不幸的淤泥呢？這正是他說的那憐憫衆生而自己却拒絕了憐憫的偉大心情。

時間是一切的毀滅，是一切的完成；是一切的馴服，是一切的戰勝。時間是一切的訓練，是一切的磨折；同時也是一切的滋養品，一切的試金石。它會馴服野牛耕地，會教訓犢兒怕虎；然而它也會給顯出松柏的後凋，梅竹的耐寒，它會訓練成海洋的那樣順俗聽天，得過且過；却也會完成普羅密修士的強毅和偉大。有時它會使你蒼茫，使你傷感，使你承認事實，使你在苦累的重擔之下徒喚奈何，有時却也會使你大胆，使你自負，使你於無可奈何處認定了你自己的力量和使命，於苦累的悲愁裏捉到了高貴的某物，認識出黑暗中的靈光；抗戰的，縱然沒有最後的勝利可說，就在他的抗戰裏，已經有着勝利的光榮；卑怯的，即或不至於立時毀滅，而他的卑怯便是毀滅的本身。

宇宙是一片偉大的戰場，生活的意義就在這戰爭的一點上。我們不必詛咒宙斯的冷酷和壓迫，我們却不能不讚美（這雖然並不單是值得讚美）普羅密修士的抗戰的態度和精神。這種爲人類而戰，爲人類的光明而戰；這種爲人的熱誠，這種犧牲的精神；我們的普羅密修士所惠賜給世人的豈止於火！

普羅密修士的勝利終於要到來，而且是極光榮極光榮的勝利。他於他痛苦的驕傲，驕傲的痛苦中，於隱忍的憤激，憤激的隱忍中，雖然他自己說：「我真是悲慘啊！這些都是我替人類籌畫的發明呢，然而我自己却沒有用以解除我眼前的苦難的機巧。」而海洋的女兒們隨着說：「你就像是一位新出手的醫師，臥病了，你亂了心神，對於你自己的病，痛却找不出醫治的方法。」然而他却不會迷亂，並非沒有藥方，而除不掉靈魂上瘡痛的擔負這倒是事實，因爲那種藥方反足以增重靈魂瘡痛的原故。他的幽囚，他當前的災難，固然是痛苦是恥辱；然而屈服對於專暴的宙斯的屈服，這在海洋在赫密芝（Hermes）就是在海洋女兒們的眼中，雖然看作當然，而在普羅密修士却認爲痛苦中的無上痛。

苦，恥辱中的無上恥辱——因為這是靈魂問題。

他抗辯着宙斯，他詛咒着宙斯，他更昌言宙斯的顛覆。這是他的宣洩憤怒，他的傾吐不平和怨恨，他明知他這樣的足以招來更甚的凌虐和折磨。他有憤怒却又不宣洩，他有怨恨更不容不傾吐。他好像必如此才得到了輕鬆——靈魂上的輕鬆。外來的苦惱和迫害，往往地適足以使真正的強者和勇者歡暢和陶醉——因為這是靈魂的問題。身心俱病的人，適宜的是背風向陽的地方，然而強者却要冒着風雪，爬上高山，迎風而立，跳躍狂呼，才覺得躊躇滿志，手足的冰凍，渾身的雪泥，這只足供他事後回想時的微笑。

宇宙好像，好像是甚麼呢？它有時是白天那樣的光明，有時又是夜間那樣的黑暗；有時是春陽的和煖，有時又是冬陽的黯淡；一陣是暮雨淒淒，一陣又是夜雨猖狂；有時是讚詩的歌聲，隨着禮拜堂的鐘聲在清晨的初陽光中蕩漾，有時又是深夜的風雨混雜着山鬼的哭泣……

這大概就是宇宙的偉大處！

所以，你一面聽過了海洋女兒們深而柔的歌聲，要轉來聽一聽這位Hercules最初的祖母，那是還是一位年青的姑娘，哀阿的風雨般忿激，鬼哭般慘悽的悲歌。這會使你感覺慘悽，感覺陰沉，使你毛骨悚然，使你渾身冰冷。我們平常不是常說甚麼造化弄人的話嗎？你到此時，不能不喊出宙斯弄人，宙斯殘忍了！

這好似一個深夜——深夜包圍下的海濱，一陣是海潮來了，憤怒地吼嘯，却襯以星月的夜歌，草蟲的唧唧。一陣又襲來猖狂的風雨，於是嚇破了星月的歌聲，驚碎了草蟲的哀鳴，海潮的衝激也似在爲之惋惜，嘆氣！而一切又都沈埋在沈沈的深夜裏！

哀阿就是這樣的風雨吹到了普羅密修士的近前。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同樣地我們也可以說，宙斯不仁，捉哀阿作犧牲了！

普羅密修士猶可說也，他雖然只因是爲救了人類，縱還算有了救人類的「因爲」，哀阿却爲的甚麼，要這這樣無盡期地颯泊，要她承受牛虻的釘螫，要她歷遍世間的險阻，要

她備嘗人世的艱難？

這位「有大福分的姑娘，」(！)竟蒙了至尊的宙斯青眼。她的嬌美，動了他火熱地傾慕，要同她享樂愛的典禮，要她拋棄掉故土和家園，去成就一種獻身的事情；要她「動身到勒納牧場深處的草原上，要到你父親的羊羣和他的牛羣在那里吃草的地方去，這樣宙斯的眼睛就可以從牠的熱望上得到安息了。」

她於是招來赫拉(Hera)的嫉妬，激起赫拉的憎恨，她於是形體改變，心意狂亂；她於是披毛戴角，受亞古斯(Areus)萬千眼睛的牧放；她於是受牛蠅錐刺的釘螫，心意狂亂地跳躍；她於是直投森克里亞(Cerchnea)的冷流，勒納的源泉；她於是為神的威勢驅逼，到處飄流。

「在甚麼上，克羅諾斯的兒子啊，在甚麼上你捉住我的罪過了呢，你竟在這樣悽慘的束縛下把我囚起來，——唉！竟把一個可憐的少女用那尾隨着的牛蛇

的熱嚇像這樣地逼得發狂呢？」

你聽！這種呼聲怎能不使你怒髮衝冠，怎能不使你心胆俱裂？宇宙間的悽慘，那有比這更甚的！無怪海洋女兒們爲之震驚，爲之戰慄，爲之而精神冰涼靈魂凍僵了。

然而，這不過只是她苦難故事的起頭，好像是你剛來到了地獄的第一層。她愁苦的來日方長，她的悲哀正方興未艾，她的前途是愁慘的愁慘，她的道路是恐怖的恐怖，她的擔負是痛苦的痛苦，她要經過錫狄亞的荒山，從兇暴的 *Chalybes* 人近旁經過，要躲過鼓噪河，要跨險峻的高加索，要泅過 *Meotis* 的深峽。好個與恐怖交戰的惡泊！她還要移動向紅色的東方，要來到 *Boreas* 的衆女兒凜凜烈風的國土，要渡過粗暴的波濤，要來到 *Caucasus* 平原——*Caucasus* 平原是那樣陰慘而又恐怖，恐怖而又陰慘的地方——這已儘够使人戰兢，然而還有別的境界來冰冷你的熱血，你要留神那爪牙鋒利的 *Citizens*！

你要小心那獨眼龍，以馬代步的 *Arimasps* 人民阿，她還要走過一處遼遠的地土，一個膚色暗黑的種族：要沿着 *Aethiops* 的岸堤，走到 *Byblis* 山的懸崖——尼羅瀑布

就在那里壯麗地傾流……

阿這便是宙斯爲哀阿備辦的妝奩，治辦的婚宴！這真不如「用火把我燒掉或是把我埋在地下或是把我交給海中的怪物去吞沒了罷。」或是「當下就從這個崎嶇的山石上投下去」之爲快。了然而她自己雖然都不知道爲甚麼，却不能不生活下去，以完結她愁慘的巡禮！她的過去，已經嘗够了長遠疲倦的颯泊；而前途又是那樣的陰慘，說不出的恐怖！當前呢？——

「唉喲喲，唉喲喲！使人震動的痛苦和狂亂，又在打擊着我的頭腦，使我怒火如焚了。我被牛虻的鈎刺釘螫了這鈎刺啊，並不是用火鍛鍊的。」

於是「她的心啊在恐怖裏敲打她的筋骨了！」於是「她的眼球啊兇野地來回來回旋轉了。」她於是好像田單的火牛，衝向了敵營，好像怒惱的 King Lear，奔向了風雨的

荒原。

她於是這樣地重新開始了她與恐怖交戰的飄泊，這樣地上了她愁慘巡禮的長途。然而這裏邊醞釀的却是普羅密修士的得救！這一席愁慘的晚餐，悲哀的廚娘所備辦的，一樣樣無論是普羅密修士的或是哀阿的肉和血，却都預備的得救的食糧。人類的得救建築在普羅密修士的受囚受苦而普羅密修士的得救又建築在哀阿的悽慘和恐怖。這是陰慘中的光明，這是愁苦中的快樂，這是宇宙間照耀千古的真正光明，這是人生中永遠活躍着的純正快樂，你要尋求光明，那就請你大胆地走下陰慘的深淵；你要尋求快樂，那就請你勇敢地踏進愁苦的網羅。請你先閉下眼睛作暫時的靜默，這其間，你要清潔你的靈魂，要堅定你的腳跟，要硬起你的心腸，要準備好你的肩膀，然後再來領教這展開在你面前這最後，最慘，最怕人，最慟心，而又感人最深，使人深省的一幕——

好像被暴風吹送着的孤雁，好像被餓狼追趕着的綿羊，爲牛虻釘螫着的哀娥便這樣地離開了錫狄亞的荒山；而錫狄亞的荒山却來了那追魂奪命的赫密芝（Mercury）

他是天上的使者，宙斯的嬌兒。他負着的是特殊的使命，他到這裏散佈的是毀滅的福音。他在這杯苦酒裏給攪上了黃蓮和苦胆，使這悲哀的晚餐成了悲慘到無法想像的悲慘。他來向這「對於諸神犯下罪，而且就是那火賊」的普羅密修士逼問那——

「他誇大其詞的是甚麼結婚，宙斯却要因此被從權勢上推倒。」

「拚着一身剛，敢把皇帝打，」何況在這位死並不是爲他預備的，而悽慘的災難他又都預先知道並不足使他驚駭的普羅密修士？智慧命令人在無可避免的面前低頭嗎？然而智慧又何嘗不能使人於無可避免的面前昂起頭來，因爲是無可避免，所以要低頭；既然無可避免，又何須低頭？世間最苦的，當莫過於預先認定了自己悲慘的運命，「運命，」已足以使人慄懼了，何況是悲苦的？又何況預先就認定了呢？然而也正因爲預先認定了，所以處之坦然，所以安之若素，所以無所畏避，所以無所驚恐，苦嗎？當然的！於當前的所感外，要加以預感；於當前的所受外，要加以預爲承受的。這是苦中之苦，而愁中之愁了。而真正的智慧却教你以容忍而且擔當，教你以沈默的反抗！給你以勇氣，給你以大胆

——大膽地走上運命的大路，勇敢地搗起那爲你備辦的磨餅和災禍。這是普羅密修士的真正精神，這是普羅密修士的真正甘苦！

你聽他這近乎玩弄了的回答——

「以爲我嚇怕了，或者就在這些新權貴的面前胆戰了麼？」

自然不能！這有怎樣的大膽，有怎樣的豪爽，有怎樣地使人拍案稱快！雖然他明知赫密芝的來有着怎樣重大的意義，在他的話裏，有着絕大的威力，而且在面前給布列的是怎樣陰慘慘的陣勢；然而他要承受，他要擔當，他要像火山口一般噴吐他的怨恨和憤怒。他兒戲着自己的災難，他玩弄着宙斯的覆滅，他更看不起赫密芝的卑屈。他反感着他們的以怨報他的恩德，他憎恨了天庭的族類，於是他傲然，決然地說：

「趕快回到你來的路上去罷；關於你質問我的，你就任甚麼都不會得到。」

這有多麼顛狂而且妄誕呵！在赫密芝看起來，然而他操縱着宙斯的命運，他要報仇，

「當然地，我是他的債戶，我要把盛德償還給他的。」

這位因權力的青春而成功了意志堅忍的至尊者誠然如赫密芝的所說，不是這樣容易軟化的；然而這沒法將他處死，而又預知那就要到來的一切的受囚者又何嘗容易低頭？一個是兇暴的魔王，一個是鐵打的硬漢，一個是冷酷的冰雹自上而降，一個是百鍊純鋼，不怕磨折，一個是只有命令，不聽調解，一個是不怕威嚇，不受誘惑，於是一面是

「除非把這些枷鎖給我解下去，就沒有甚麼苦惱或是策略，宙斯用拙會叫我
把這給吐露出來……就讓他投射他的光芒四射的電光，而且用那些雪的白
羽和地震的雷霆讓他混亂這搖搖欲動的宇宙罷。這怎麼都不會壓服下我的
意志……」

你再聽聽這普羅密修士的高呼——

「絕對不要想，由於對宙斯的意志的恐怖，我就會變得女人似的，而且就用向上翻起的手，學着女人的模樣，懇求我的非常痛恨的仇敵……」

然而對面却也預備好一種苦難的暴風，如果他拒絕了赫密芝的逼問，就要在他身

上無可逃避地傾注了。

於是成功了一種奇觀——一種偉大的意志鬥爭的奇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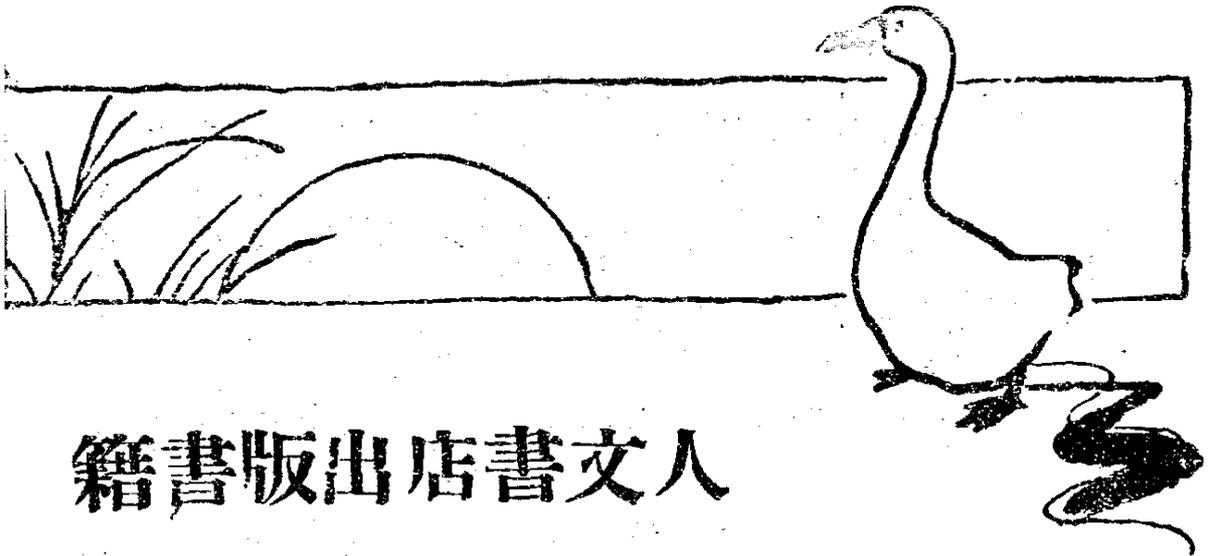
於是宙斯的霹靂和電火降自Olympus高山，於是響起轟隆的地震，於是颯起銀白的雪團，於是暴風滾滾捲捲，於是海洋騰騰翻翻，於是地軸震顫，於是星辰錯亂，於是劈裂了高加索的山岩，於是我們的普羅密修士，衣披着宙斯氣憤，怒惱的攻擊，投到地府的胸懷，掩在岩石的臂腕！他要這樣地幽禁若干年，他要這樣地回到亮處，他要預備承受鷲鷹的攫捉，承受帶翅獵狗的撕裂，他要準備鷲鷹的聚餐，他的肝臟要贏得鷲鷹的貪戀！

他這才是

「一種命定的煩惱之海的怒潮！」

啊！偉大的普羅密修士！你是我們的戰士。你是人類的救主！你的功德成就在你的犧牲圓滿在你的堅忍！你的肉是我們的食糧。你的血是我們的酒漿。願你的偉大化作春風來吹醒我們的花朶！願你的高潔化作秋雨來洗清我們的污濁！願你的偉大好似長江大





籍書版出店書文人

- 國音分韻常用字表……………黎錦熙著（印刷中）
- 中國新文學源流……………周作人講（已出）
- 中國文選……………鄭振鐸編（印刷中）
- 初日樓詩駐夢詞合刊……………嚴既澄著（即出）
- 我底希望……………高振金著（印刷中）
- 現代中國政治教育……………楊漢揮著（已出）
- 現代文藝思潮……………孫席珍著（即出）
- 人性醫學……………張戎軍譯（已出）
- 近代散文選……………沈啓元編（即出）
- 日本語法……………張戎軍著（已出）
- 俄國近代文學……………張戎軍譯（印刷中）
- 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楊晦譯（已出）
- 英雄……………王永棠譯（已出）
- 嘉德橋市長（英漢雙注）……………趙德先
劉泗合注（已出）
- 現代中國女作家……………草野著（即出）
- 委曲求全（三幕劇）……………李健吾譯（已出）
- 諾貝爾文學獎金與歷屆獲得者……………施閱詰著（已出）
- 黃昏……………丁文著（已出）
- 沒有仇恨和虛偽的國度……………高素著（即出）
- 萍果樹及其他……………劉泗譯（印刷中）



楊漢輝教授著

現代中國政治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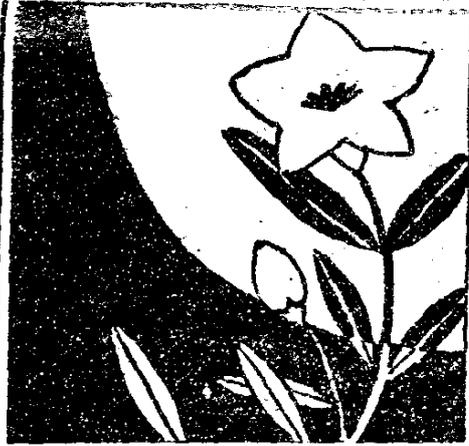
人文書店發行

是新時代的嚮導！

是新中國的南針！

是新青年的良友！

本書著者楊漢輝先生近年任北平各國立大學社會科學講授，尤注重中國革命理論，與實際之研究。現積其教學經驗，本乎最新科學方法，依據客觀事實，站在世界立場，重新考量中國一切問題，著為「現代中國政治教育」一書。全書分爲九章，都二十五萬餘言，闡明孫中山先生主義之體系，研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之建設，剖析中國社會之特質，批判各黨派之主張，實爲復興中國革命之寶鑑，引導青年出路之明燈。定七月初出版定價壹元二角，各書局均有代售。



施閱詰著

諾貝爾文學獎金與歷屆獲得者

人文書店發行

諾貝爾獎金是世界文壇上一年一度的盛舉，爲留心現代世界文學的人所不可不知道者。本書便是彙集敘述歷來三十多個（從一九〇一年的Sully Prudhomme 到一九三二年的 R. Menendez Pidal）獲獎者的生平的一本書。不僅是對於傳略，作品有詳盡的說明，而且有爲讀者所期待的精駭的評論。文筆活躍，不像許多同類書籍的乾燥無味。且書中對於大多數現在作家的作品與生活，都寫到最近一二月內的事情，尤爲可貴。此書正在印刷中不日即可出版。

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

Aeschylus 著
楊晦 轉譯

這是世界最偉大的悲劇之一。普羅密修士因為救人類觸了大神宙斯的怒，被釘在高加索的山野了。但是他却無論受怎樣殘忍的虐待，始終不變態度，不為屈服。這是何等偉大的精神！我們這些人類的子孫對於這因為救我們而被幽囚者的故事至少有知道一些梗概的必要，無論出於好奇，或是動于景慕。

委曲求全

(三幕)
喜劇

王文顯著
李健吾譯

此劇原名 *She Stoops To Compromise*，是王先生英文劇中的傑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戲劇家巴克耳 (Baker) 導演下，出演於耶魯大學。在這劇裏：「校長只要一張口，便表示出他的嚴正的自悅。偷聽的校役的傀儡戲是非常地滑稽。王太太處處詭譎，便是眉來眼去，也帶不少心計。關教授殼可惡的，會計先生殼七上八下的……」

北平人文書店印行

戲劇

劇 戲



人

人

性

醫

學

醫

學

全書定價一元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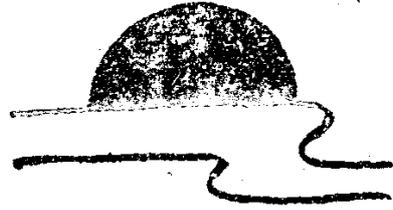
正木不如丘著
張我軍譯

性知識的重要，現在無須重說了。

本書是最近在東京出版的「性科學全集」第十二編的譯本。原著者正木是醫學博士，又是小說名家。因為他是科學者，所以不說鬼話；因為他是文學家，所以文辭優美，見解新鮮而活潑。而張我軍先生的譯筆，自然是不用再費介紹的了。

本書分性器解剖，處女童貞貞操，性慾，性交，生殖機能障礙，夫婦生活，性病等篇，末並附戀愛學九章。

我們謹以至誠將這部有益的书奉獻給已結婚或將要結婚的人們之前。



英漢雙註 嘉德橋市長 英國哈代著 趙德先 劉泗合註 Dr. Bok 校
人文書店出版

(一) 本書原名：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係 Thomas Hardy 最有名之悲劇的長篇小說，經師大，清華，北大，中大等校採為教本，其價值可知。今註本出版更可助自修之用。
(二) 註釋特徵：兼備英漢兩種註釋，英文註釋由師大中大教授 Dr. Bok 負責校閱，文詞精當簡明，可供教者及英文程度較優之讀者參考。漢文註釋力求其與原書之意融會貫通，絕非抄襲字典生硬不合者可比。
(三) 註釋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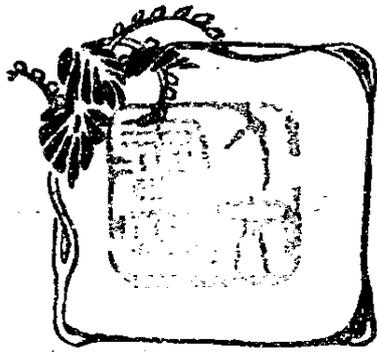
1. 生字——凡極普通之生字，與本書原意相合者，絕不濫筆，以欺騙讀者，所註之難字句均以 Webster 及 Oxford 兩字典為準則。
2. Phrase——凡稍不常見及實用者一概列入。
3. Idioms——此種字句乃歐美人士日常所習用，而本書中多至不可勝計，極難知其真義，Dr. Bok 為註者詳細解釋，至美至善。
4. 俗話 (Colloquialism) 方言 (Dialects) 俚語 (Slang)——吾人對於本國他鄉土語，尙感困難，何況異邦？且此等語各地互異，變化繁多，又非某部字典所可備具，故非生於斯長於斯者，莫可盡曉，Dr. Bok 曾漫遊歐美諸地，為註者助成此艱巨之工作。又本書描寫下層社會及未受教育之人底口吻時，文法錯誤，發音不確，至為費解，註者皆悉心註出之。
5. 外國字——蘇格蘭，拉丁，意，德，法，等國文字均註明。
6. 典故及其他——舉凡各國神話，故事，聖經，史蹟，名著中之典故人物，及服食器用之異於我國者，均詳加註釋，無一遺漏。
(四) 印刷優點——1 有藝術化的封面，2 特鑄新字，排版醒目。 (勝過 Modern Library 原版) 3 紙質精良 (不用日貨) 4 校對負責。

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出版

一五〇〇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每册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原著者 希臘 Aeschylus 原著

譯者 楊晦

發行人 人文書店

(北平宣內大街中間路東)

天津法界二十四號路佩文齋

分發行所 北平 東安市場 佩文齋

上海英界五馬路佩文齋

代銷處 各省各大書局

#87
431344

7

431344

